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22年·第3期·总期: 157 + S\$5.00

源



不一样的南洋风情 新加坡油画家朱宏

- 从宗亲社团到宗乡总会——我的社团之路
- 传奇人物：陈送
- 戏曲舞台上的新加坡故事
- 不忘初心——韦西专访
- 清零或共存——毕麒麟对19世纪私会党存在的纠结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2 - 15.07.2022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2年·第3期·总期：157

写本期编辑语的时候，正值冠病在中国某些城市死灰复燃，举国实行“动态清零”之时。笔者此时启程前往贵阳，经历的是各种严苛的健康申报、监测和长达28天的集中隔离。面对咫尺天涯般的漫漫长路，对人生之路自然颇多感慨。

人的一生，有时道路崎岖，千沟万壑；有时一路坦途，一马平川。前途，似乎命中注定，别无选择。但笔者细读本期文稿之后，对人生之路的选择、把握及其意义，视角更加多元。

《从宗亲社团到宗乡总会——我的社团之路》，作者以自叙的笔调娓娓道来，让我们看到将服务族群、服务华社、服务国家作为大前提，就能心无旁骛地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开辟充实的人生之路。《从低音提琴手到乐团指挥——李诸福的音乐之路》，让我们了解穷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在音乐的园地里耕耘，亦能收获丰硕果实、走出旋律优雅的人生之路。《善于创造人生角色的郭颜开》，让我们明白与戏剧结缘，尽心尽力地创造剧中角色，也能完美地创造自己的人生角色，走出台前幕后皆精彩的人生之路。《不忘初心——韦西专访》，让我们知晓教育部专科视学官、中学校长、国立教育学院讲师、德高望重的作家，这些耀眼的职位与成就，其实都源自于一颗热爱华文的初心。对华族语文的执着追求，让他走出了资深教育工作者及作家的人生之路。《不一样的南洋风情——新加坡油画家朱宏》则让我们感受到画家对新加坡街景创作的狂热。他走遍了新加坡的各个角落：芽笼、小印度、牛车水、东海岸、如切、加东……也就自然走出了别具一格的人生之路。

君不见，有人选择在华族社群中服务；有人选择在音乐海洋里徜徉；有人选择在戏剧角色中历练；有人选择在华文教育中探究；有人选择在咫尺画布上挥洒……

笔者在字里行间读到：拥有人生的志向，通过不懈的努力，就能把握自己的人生之路，活出丰富多彩且有意义的人生。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总编辑 ■

谭瑞荣

■ 副主编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亦欣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25/02/2022

■ 出版 ■

2022年6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4** 乐活人生 从宗亲社团到宗乡总会 潘家海
—— 我的社团之路
- p.7** 星洲回眸 清零或共存 陈嘉琳
—— 毕麒麟对19世纪私会党存在的纠结
- p.10** 艺术长廊 不一样的南洋风情 赵宏
—— 新加坡油画家朱宏
- p.14** 翻阅历史 传奇人物：陈送 林孝胜
- p.17** 狮城艺事 戏曲舞台上的新加坡故事 蔡曙鹏
- p.22** 坡岛探幽 植物园格洛区洋楼艺廊与游艺场 李喜梅
—— 自游新趣处
- p.26** 旧貌新颜 景万岸的马来风情 李国樑





p.36 戏如人生



p.40 余音缭绕



p.54 文坛掠影

- p.31 总会专递** 宗乡总会恢复实体活动 首场大型活动反响热烈 欧雅丽
—— 2022端午嘉年华系列活动
- 群策群力发展宗乡事业 欧雅丽
—— 宗乡总会会员团体领导交流会
- p.36 戏如人生** 善于创造人生角色的郭颜开 章秋燕
- p.40 余音缭绕** 从低音提琴手到乐团指挥 郭永秀
—— 李诸福的音乐之路
- p.45 杏坛岁月** 华盛顿精神 尤今
- p.48 建筑情缘** 莲山双林寺 虎威
- p.50 文化传灯** 为文化艺术书库增砖添瓦 张森林
- p.54 文坛掠影** 不忘初心 齐亚蓉
—— 韦西专访
- p.59 仿佛风** 夜里 张彦娇
眼神 施帆
挽留 黄佩妮
- p.60 艺文脉动** 风中透过的光 赵宏
—— 王模平油画个展侧记
- p.62 本土文学** 酒曲回肠（组诗） 蔡家樑

从宗亲社团到宗乡总会 我的社团之路



文图·潘家海

2022年甫开年，回顾过去两年因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世界各地的处境，莫不令人深深认识到，世界之于病毒，没有疆界，任何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场全球灾难。即使缩小范围，放眼一国，也惟有上下同心，共同面对，从政策、社会、经济和民生等各个方面抗疫防疫，才有望共度时艰，克难发展。

此刻，在电脑荧光屏前，要为《源》写一篇有关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文章，联想起“共度时艰”的精神是自然而然的。

以“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来概括宗乡总会的成立脉络，由个别会馆的林立，直至联合总会的设立，以因应不同阶段时代的要求和挑战，是甚为恰当的。而这两股精神，也正适用于当前克服疫难的境况。

个人在2010年出任海南会馆会长，并代表海南会馆出任总会理事。宗乡总会予我机会从更高层面上参与华社事务，得以从社会与国家的角

度思考问题，能与众理事齐力推展会务，略尽绵薄之力，回馈社会，深感荣幸。

一路走来，请容我简述我的社团之路。

其实，由于个人的生活境遇和为事业奋斗，我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时，已经年近壮年。1995年，我所属的新加坡琼崖潘氏社为庆祝成立40周年纪念，同乡老前辈拉我前去协助筹办相关事宜，正式加入潘氏社理事会，之后被选任会长至今。

潘氏社在新加坡的宗亲团体群中，规模比较小，200多个会员，但凝聚力强。这里可说是我寻根究底，深入去认识“己所来”的开端之所。她让我亲身感受当年祖辈从海南岛漂洋过海南来，互助互惠的精神，也使我有机会和祖居地联系沟通，并扩大与新加坡社团界的互动和了解。

忆起当初加入潘氏社，正好遇到海南潘氏懋德别墅修谱，在填写直属亲属时，开始认识宗亲之间的关系。原来潘氏社内的宗亲有些两百年前是一家人，一些宗亲甚至远至700年前是一家人。树有根，水有源，这神奇的中华文化如此巧妙的代代传承，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2007年，我受邀参加海南会馆的选举，同年进入海南会馆理事会。2009年，会馆筹办第

11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个人受委为筹办委员会主席。由于临时受委，对于未曾亲历这种跨国界大型会议的我，无疑是个大挑战。它让我努力争取时间，奔走于各国与地区的海南乡团之间，在工作伙伴们的群策群力之下，联谊大会圆满举行。

海南会馆是一个较大的组织，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代表着一个华裔方言族群，比之人力与财力，较其他琼属社团更占优势。承先辈们的远见，购有义山，还经营养老院照顾有需要的乡亲。

同时，新加坡海南会馆与海南省之间的关系密切。新加坡海南会馆与世界各地海南乡团之间的频密交流，如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早在1989年由新加坡发起成立，在人文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承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我愿意服务会馆的其中一个原因。

2010年1月，我当选海南会馆会长，并代表会馆出任宗乡总会理事，至今12年。间中担任过总会财政，目前是副秘书长，参与总会的日常运作。

从潘氏社到海南会馆，再到宗乡总会，服务社团已经25年。社团里大家互相的扶持、关怀和互助，间中虽然也有意见不合而滋事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社团的整体发展还是向好的。

服务族群、服务华社、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是大前提；原则的把握，公义的坚持，道德操守的护佑亦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诉求。虽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但我打从心底以这些指标作为我服务社团的座右铭。

在总会的日子，我得以向来自各界的资深社团前辈、热心的同侪、积极的年轻人学习，磨练、思考、建言、关怀、推展，得益匪浅。

此刻回首，在宗乡总会也有12年的光景。这12年来，内外和大小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宗乡总会在前贤建设的精神基础上，也在迎合时势的需要而不断与时俱进，我也有幸参与了这一进程。

单一的宗亲会馆经历百多年的发展，每一历史阶段，皆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客观的局势导致其功能的逐渐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会员来源和服务对象。这是一直上演的戏码，时时要正向面对，即使规模和资源大如总会，也不敢松懈步伐。

试举外来移民社群为例。过去二三十年来，世界局势千变万化，华人新移民的来源地已转向大陆的北方，其他种族的来源地也变得多元。政府的功能覆盖面更加完善和全面，使本地原有的地缘性社团吸引不了新一代的年轻人，更不用说新移民。比如，社团不再像以前那样协助新移民找工作找房子。

我们看到了，宗乡总会不遗余力地发挥其跨籍贯社团组织的功能，陆续吸引了像华源会、天府会、天津会、九龙会、江苏会等等新移民组织的加入。

同时，为了让新移民能够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宗乡总会也开始探讨和策划活动的焦点，注重加强本地文化与习惯的认知和认同。比如，在2011年开始举办像“会馆走透透”和“文化之旅”之类的活动，开放给本地居民和新移民参加。

在新加坡独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通过走访四大种族的地标性建筑和民间文化，从而引导参加者现场接触、感受这片历史人文色彩丰富的家园；同时，希望带动新移民了解本土多元文化的生根发展，培养对新居地的感情。

“会馆走透透”走访代表性会馆如：海南会馆、应和会馆、福建会馆、新加坡南安会馆等。

“文化之旅”迄今已走访17个有代表性的历



第十五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2017年12月1日上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潘家海代表新加坡海南会馆致辞



2016年7月31日，潘家海在新加坡51周年国庆暨琼崖潘氏社成立60周年社庆活动上为本社子女颁发奖学金



2016年，岡州会馆文化之旅



2013年10月，滑铁卢街的文化之旅



2019年3月，印度劳工文化之旅

史景点，走访代表性景点包括：

2015年，哈迪杰回教堂（Khadijah Mosque）。

2016年，配合国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的文化遗产节走访包括怡和轩俱乐部、友竹俱乐部、拉延西迪维那雅加兴都庙（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准提宫以及位于达士敦坪公园（Duxton Plain Park）的马来圣墓。

2017年，走访加东地区探索华人文化。

2018年，走访滑铁卢街。

2019年，以“新加坡建设者”为主题的“文化之旅”带领公众走访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由“印度劳工”和“红头巾”建造的标志性建

筑与文化地标。

2020年，由于疫情的关系移师线上，实现了线上ZOOM“黄埔河畔历史文化”之行。

在国际政经新常态、全球化的趋势下，促成人口流动、移民之原因，已经不一而足。至于人与新居地之适应融合程度、身份和文化认同，涉及个人新的生活经验、态度和价值观等的心理建设，毕竟路途遥远，时时要调整步伐。

宗乡总会任重道远，新旧移民的融合，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小国寡民又没有天然资源的新加坡尤其重要。鉴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性，绝不可让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种族暴乱重演。

宗乡总会作为华社的领头羊，有两大项目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它们是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与华族文化中心的成立。该举措从大层面上发挥了承上启下作用，并竖立了本地区传承、发扬和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柱。

人类正处在专家学者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阶段。数码科技、新媒体等极速地改变了人们通讯形态和认知行为。简单如沟通方式，传统的电话与信函通知已经很难作为联络或鼓励人们参与活动的管道，而新冠病毒肆虐，近乎冻结了人们的来往。疫情更凸显科技平台的重要性，总会的一部分活动如“黄埔河畔历史文化”之行、“爱国歌曲大家唱”、“密室逃脱”等活动已移师线上。

幸好，为拓展宣传网络与受众群体，宗乡总会近年已经不断地探索，落实运用不同的网络平台来接触更多的群体。这些平台主要为：网站、面簿、微信公号 and Instagram等等。

疫情要待何时平缓？世界各国的交往何时恢复正常？我们的社会何时回归正轨？经此一疫，摆在眼前的将是一个生活的“新常态”。宗乡总会当然也会在此新常态下盘点纳新，谋策新源。

在宗乡总会迈过35周年之际，感谢《源》杂志邀稿，让个人得以回顾一己的社团之路，深感能参与推展华团活动，共为社会谋福祉而无上荣幸，深怀谦卑和感恩之心。

题图说明：

潘家海出席2017年香港第十五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作者为宗乡总会副秘书长）

清零或共存

毕麒麟对19世纪私会党存在的纠结



文图 · 陈嘉琳

1877年8月威廉·亚历山大·毕麒麟被委任为海峡殖民地政府新成立的华民护卫司署的第一位护卫司，管理三州府日益增加的华族移民人口，其任务之一是执行华人会党注册和监督的工作。这位精通多种华族方言的英国人曾多年在中国福建省和台湾工作，上任华民护卫司时已对新马华人私会党不陌生。他在1872年抵达新加坡担任海峡殖民地政府华人翻译官不久后就被派往檳城，协助调解当时私会党海山公司和义兴公司两党在霹雳锡矿各种争执，在促成私会党连同其他当地华人首领签订的1874年和平协议《邦咯协议》中见识了华人私会党。

提倡清零

毕麒麟凭着自己将近20年同各阶层华人接触的经验在1876年《弗雷泽城杂志》发表了《马六甲海峡的华人》一文。在文中，他认为维持殖民地繁荣须靠华人，华人社群则需要谨慎管理和严谨监管。随着华人人口日益增加，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和主导华人社群的管理和保护，而华人社群最大的威胁来自扰乱和平、日益猖狂的华人私会党。这些源起中国以“反清”为本旨的组织在殖民地地区也称为天地会，组织头领来到南洋后没有皇朝可以推翻，于是把目标放在成立“政府眼底下的政府”以谋图个人利益，同殖民地的和平秩序对立。更糟的是，私会党组织从原单一的组织分成十至十二个支派，各家为了增加成员而互相械斗，加剧地方治安问题。私会党的首领都是不良分子，收入来自从械斗谋取的党员费、客工贩卖、赌馆经营和娼寮保护费。对于多数不熟悉或感受不到殖民地政府存在的底层华人，很自然地接受了私会党的管理。毕麒麟估计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土邦内百分之六十的华人已经是私会党党员，其余百分之四十大多也受制于私会党。



毕麒麟：海峡殖民地第一位华民护卫司

毕麒麟把这情况归咎于政府没有一套管理华人社群的可行方案，才会纵容私会党扩大势力。毕麒麟认为现有的英式法律过于复杂，容许一些华人利用其弱点，不适用于对付这些社会祸害。他也对政府当下在《1869年压制危险社团法令》实行的会党注册鄙于不屑，因为私会党提供捏造资料误导政府，真正会党记录被保留着。

对他而言，华人不是不尊重法制，但如采纳一套他们了解的制度，他们会成为最奉公守法的人民，所在地也会是最昌盛繁荣的。所以他提议仿效清朝政府维持社会秩序和地方治安的保甲制度，就如荷兰与西班牙已在他们有华人社群的殖民地利用类似的管理制度，都没有面对如新加坡不像样的治安问题。他认为，倘若能实行这制度，华人会了解依法治国的好处和觉得有义务协助政府执行法律。到时私会党就可以视为非法而被禁止，他们的会所可改为学校或医院或变卖。废除私会党不仅让警察的工作负担减半，也造福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土邦的居民。

支持共存模式

原由警察部执行的会党注册工作在1877年转到刚成立的华民护卫司署。基于对原有私会党注册不满，上任后的毕麒麟在1877年11月发通告告知所有私会党到华民护卫司署，以改良版名册重新登记私会党的首领和党员。新的注册将党员以所属私会党区域登记，各区域皆有会党头领登记，方便政府在有需要时能够通过会党头领把私会党党员找出来。他也依私会党章程，以党员的会费缴交为依据证明党员有效性，以免会党首领以党员已退党为由而不把人交出。新会党注册工作透露新加坡在1877年有10个注册私会党和15917位登记党员，10个注册私会党分别是琼州馆义兴、福建义兴、潮郡义兴、义福、广福义气、义信、海山、福兴、松柏馆和广惠肇。

随着毕麒麟在注册过程中同私会党有更多接触和了解，他对管理华人社群和私会党的看法有了转变，这态度的软化首次发表于1878年的《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期刊》的《华人私会党和其起源》，但这转变最明确反映在于1879年发表在同个期刊有关华人私会党的文章《华人私会党》。这次他的看法是即使没有私会党，海峡殖民地来自不同背景的华人也会有冲突和械斗。大多数的私会党首领都不愿自己或手下惹事，而政府能运用会党合法注册控制私会党首领，再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协助政府管理华人社群。所以如果废除私会党，政府就无法监督那些目无尊法的华人。他在文中也为自己与3年前看法的转变作解释。当年的他是希望政府能够拥有严谨法律管理私会党，但他意识到华人熟悉的是权威，要通过英式那套复杂又模棱两可的法律程序来管理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他认为除了认同华人私会党，并加上着手训练一批能够精通华人语言和思维的官员来管控华人，他实在想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法。

毕麒麟也在华民护卫司不同的年度报告中重复以上立场，并列注册私会党和政府合作成功的例子。例如1877年华民护卫司属通过私会党协助逮到一名先前被驱逐出境而非法潜入新加坡的潮郡义兴首领林亚泰（译名），1878年华民护卫司署就有几百宗小纷争和债务问题通过私会党首领协助解决。他还在1885年度报告赞许私会党给予政府的支持，当年英国政府询问有关派送华工到非洲苏丹建铁路的可行性时，义福公司

在24小时内就自告奋勇可在1个月内提供1000个华工，其他的私会党也发声可以提供华工援助英国政府，因为后者为他们“提供其他国家不可给予的保护与特权。”

毕麒麟和警察总监南洛也经常被邀请到梧槽义兴总公司观察那里党员因犯党规接受审判的过程，也见证好几个私会党党员入会仪式，私会党甚至为在场的洋官把“遵守大英国法律”词汇纳入入会仪式的宣誓里。1878年辅政司和副华民护卫司还被邀请连同毕麒麟和南洛见证其中一场仪式，黑白两道的友善关系显露无疑。

共存的忧虑

当然，这友善关系也非诸事顺利。为了应付私会党在注册后毫无顾忌滋事，政府先后推出《1882年危险社团法令》和《1885年危险社团法令》，已注册私会党的首领或党员如判为进行危害公共和平的活动，政府将有权取消注册和宣布压制滋事者所属的会党。海山在1882年是第一个在修改法令下被压制的会党，义信和潮郡义兴则在1885年被压制。即使如此，毕麒麟还是在1885年报告认为注册的会党总体没有带来治安问题，问题来自那些非注册的会党。

另外一方面，会党首领跟政府走得越近，他们在会党里的地位和权威却跟着减弱，导致会党从党员费收入跟着减少。中小阶层的党员知道他们有投诉首领过分惩罚的渠道，因此选择性听从首领的指示，甚至不定时缴交会费。例如两个最大会党福建义兴和义福在1877年的注册党员分别是3809位和3831位，各有2500位和2200位缴交会费，但到了1888年福建义兴的16579党员中只有5000位缴交会费，义福则是13485党员有5052位缴交会费，缴交率明显下降。毕麒麟也注



松柏公司收据



义福公司相商书

意到会党纪律问题已造成会党首领无法控制一些党员同其他党派进行小型的械斗，但他还是坚守通过会党注册来管理华人群体是最恰当的方法。

共存和清零的纠结

1887年7月18日毕麒麟在办公处遭遇一位名为蔡亚惜的潮人木匠以斧头袭击，虽然保住了生命但也因重伤而导致需要长期休养。事后调查透露袭击事件是义福公司因不满华民护卫司取缔花会赌博而派人进行的报复行动，毕麒麟也严肃反思私会党去留问题。他在1888年发表的华民护卫司1887年度报告就表示：“……同私会党原有的合作模式已不复存在了，它们也即将变得更危险……现在是政府逐步废除现有危险社团的时候，并且需要严加禁止它们死灰复燃和阻止新的类似社团成立。”他认为，由于华人有一股无法阻挡成立党派的倾向，政府如一笔把所有会党废除只会把它们推向秘密活动，而警察部队如没有足够会党资料并准备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后果是华民护卫司署的人员将在没有注册法律协助下扛起监督这些“名亡实存”会党的重大任务。

1887年10月海峡殖民地迎来新总督史密斯爵士，他一向不认同私会党合法化的作法，所以他提倡一次过把所有私会党压制，再以一个新的法令重新注册所有社团。毕麒麟当然对这点极为反对，他在1888年和1889年间几次把自己意见反应给史密斯和伦敦的殖民部，其中一大反对点就是“政府会失去对华人社群现有的监督机制”。但还是无法改变史密斯对执行新法令的决意，新法令经过殖民地议会激烈辩论后最终于1889年通过。《1889年社团注册法令》（当年也称“会党章程”）在1890年生效，政府也宣布海峡殖民地20个私会党为非法团体必须解散。它们是新加坡的福建义兴、义福、广福义气、兴顺、福兴、洪义堂、广惠肇、利城行、松柏馆与粤东馆，马六甲的马交义兴、新义兴与海山，还有檳城的义兴、和胜、建德、海山、存心、和合社与全义社。

总结

《1869年危险社团压制法令》的会党注册条例赋予私会党合法生存身份，毕麒麟虽然不是法令的提倡者，但身为法令执行者的他在华民护卫司任职期间是法令的拥护者。他对私会党共存以

实行“以黑制黑”模式在当时私会党猖狂时代是否有助于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和管理华人社群是个需要多方面探讨的问题。这是因为除了解决华人私会党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华民护卫司署的责任范围也包括监督与私会党息息相关的华工移民和娼妓活动，两方的互动存有复杂和平衡各自利益的动机。另外，政府可以对定为“危险人物”者实行驱逐出境令对私会党起着很大的威慑力，私会党首领跟政府的配合是基于注册带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还是因畏惧被驱逐回中国也是探讨点。

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新加坡1877至1899年间虽然压制了4个私会党但也注册了4个新的私会党，更值得关注的是注册党员总人数却从1877年的15917人暴增到1899年的68316人，这其中还不包括未注册私会党的人数。新加坡1881年的华人口是10万多，到了1891年华人也只是12万多，很明显的华人私会党人数增长速度远超华人口增长速度。如以破窗效应来看待的话，政府的认同和实行的共存模式无疑促成私会党日益壮大可铸成日后的隐患。除了1887年义福公司策划袭击华民护卫司事件，1888年政府实行仆人注册条例也面对琼州馆义兴的阻碍。虽然琼州馆义兴后来因此事被压制，但注册私会党在80年代后期公然同政府作对，全面压制这些私会党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毕麒麟在上任华民护卫司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里就指出了海峡殖民地华人私会党合法存在的矛盾：“中英两国政府如今已缔结友好条约并互派驻两国的领事和大使，也对违反任何一方法律的人进行严厉处罚，但海峡殖民地政府迄今竟然合法承认这些以推翻大清皇国为旨的团体。”“矛盾”，或许是形容毕麒麟这位华民护卫司和私人私会党关系最恰当的词汇吧。

参考文献：

- [1] Pickering, W. A. (1876). "Chinese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Fraser's Magazine, N S V14 1876.
- [2] Pickering, W. A. (1879).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3] Annual Report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ingapore, For The Years 1877, 1878, 1882, 1885 & 1889.
- [4] 私会党文物来源：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作者为本刊编委）

A man with long dark hair and a goatee, wearing a black t-shirt, blue jeans, and brown boots, sits in a black folding chair. He is in a cluttered art studio. Behind him are shelves with various supplies, including a box labeled 'NIPPON PAINT MADE IN SINGAPORE'. To his right, two large abstract paintings are displayed on the wall. The floor is covered with a light-colored rug.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that of a busy, creative workspace.

不一样的南洋风情 新加坡油画家朱宏



文图·赵宏

在新加坡，以野兽派特有的非线性线条和鲜艳油彩记录南洋街巷风貌的画家，恐怕只有朱宏一人。

朱宏原是一名建筑师，1997年自中国大连移民新加坡，目前是全职画家。多年前，他在直落鼓楼的画室里创作，毗邻的画友很多是新加坡美术界耳熟能详的名字：林子平、许锡勇、庄心珍……时光斗转，事易时移，有些画家垂垂老矣，有些则随风而逝。如今，在麦波申一带的一栋工业建筑中，友人辟出一整层楼出租给画家做画室，朱宏于是落脚于此。

他的绘画风格非常独特，很少调色，往往直接将油彩挤在画布上，然后用画笔涂抹，有时也直接用手，相当的任性和随性。这多多少少表现出他对于野兽派激进表达方式的亲近与赏识——不写实、不立体、不强调透视、不明暗，采用平面化构图。更为让人赞叹的是，尽管他的线条大多是扭曲和变形的，但整体的画面视觉效果却并不夸张，依然是有序、合理的。他对建筑结构的解剖和重构，得益于早年的建筑师专业训练。他对建筑没有陌生感，反而有一种超乎普通人的视觉穿透，在不建立通常的焦点与透视比例的状态下，过滤建筑本身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落笔的速度也很快，很少用炭笔起稿，一旦在心中建立起画面和构图，即刻下决心挥动笔触，所到之处，不拘小节，不做作，非常利索。同时，由于调色的过程是在画布上直接完成的，画面的色彩纯粹而率性，富于感染力和质感。

朱宏画本地建筑，目标题材多数取自芽笼、小印度、亚拉街（Arab Street）、东海岸、如切和加东一带，虽是寻常角落，却处处洋溢着热带岛国的南洋风情。屋顶的红瓦，五颜六色的小贩摊位，以及兜兜转转的街角和交通灯，无一不透露着一股浓浓的咖啡纯香和咖喱的辛辣气息。据说他一度甚至有到芽笼的妓



《厦门老街》油画 90X70cm (2018)

院写生的念头，那是他计划中的一个女性作品系列。红灯区的芽笼，在一扇扇风情万种的雕花木窗背后，是昏暗的灯光和厚重的帷幔，白天封闭，夜里喧声绵绵。内里的女性，是普通人难以窥测的隐秘群体，大概只有心无旁骛的痴情画家才会有如此的胆量和纯真的想法吧。

来到新加坡之前，朱宏在中国当了六年的建筑师。在本地，他刚来的时候是一家活动与展览策划公司的高级设计师，负责策划各类活动和设计事务。他是大连人，有中国北方汉子的粗狂外表，不修边幅，讲起话来却细声慢气，语调优雅，内心如江南才子，细腻柔和，周全周到。他丝毫不掩饰对艺术的热爱，打工的时候，从不加班。工作时他全身心开动，下班时间一到，不出五分钟即离开办公室，走到他喜欢观察和描绘的街道上，开心徜徉。这样的潇洒与率性，如果不是一个艺术家，在一般人眼里，肯定就是一个不谙世事、了无心机的少年。



《南洋咖啡》手机画 比例11:6 (2019)



《后巷》油画 90X70cm (2020)

熟悉欧洲野兽派脉络的人都知道，与历史上的传统和经典有着巨大反差的野兽派更强调画家的内心感受和表现冲动。印象派把画面的常境从画室转向大自然，野兽派则把情绪直接倾泻到画布上，“把原色并列，用粗犷的笔触、动感的线条画出夸张、抑扬的形态，以此表达张扬的个性和躁动的内心。野兽派则提出用装饰的方法组织平面的构图原则，不仅完全将焦点透视的传统观念打破，也将色彩和谐性的限制完美摆脱，使不和谐色、补色规律的作用充分发挥，提高了色阶，从而使油画画面空前明亮，色彩与造型方面更加单纯化从而将写实绘画的传统规律彻底突破。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和总结前人的经验，来实现野兽派独特的空间表现风格。野兽派追求一种强烈‘蓄意的不调和’对比效果，在透视上抛弃传统的透视法则，在造型上追求形象的夸张性，这些力求打破传统艺术法则的创作手法给人带来了随意而又强烈的视觉效果；又由于受到非洲艺术和东方艺术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往往带有稚拙、淳朴的意味。在利用色彩表现空间的技法上，野兽派画家常常采用类似平涂的手法，使得色彩之间不但对比鲜明，而且还具有较强烈的装饰美。”^[1]

朱宏虽然不曾进入专门的美术学院进行系统的专业训练，但他却具备成为一个优秀画家的基本素质：敏感，激情，注重细节，以及与众不同的视觉表现方法。他对于构图和结构的理解与他在正式成为建筑师之前的专业学习和绘图训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线与面的个性与立体结合的职业素养，他

可能要在朴素艺术家的路上走更长的时间，也可能要经历更多的痛苦与思索。如今，他提起画笔，就如同拿起蘸水笔画建筑工程图一样，毫无陌生之感。最重要的是，他对建筑结构的特殊理解，使他具备一种对于建筑的解剖式分析，这种内在的学术素养让他能在画面上以平面的形式再现建筑的立体结构而随心所欲，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逊色于学院派体系下专门培训的美术专业学生。

朱宏在直觉和无意识的状态下，很自然地接受了野兽主义的重要原则，他对色彩的天生敏感也帮助他建立起通过颜色以及光的作用实现空间经营的效果。他的画面全部采用既无造型，也无视觉明暗的平涂，干净、简化、纯粹，在“表达与装饰之间，即动人的暗示与内部秩序之间，达到绝对的一致”。马蒂斯说过：“构图，就是以装饰方法对画家用以表达自己感情的各种不同素材进行安排的艺术。”

虽然野兽派的画家们大都通过利用粗犷的题材、强烈的设色来颂扬气质上的激烈表现，但朱宏却并非仅限于此。他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野兽派画家，当然，部分的原因是他没有这方面的归于学术分类的主动意识。但幸亏他也没有接受过这种程序式的引导和指示，否则他的激情的释放将增加一层人为的主动约束。“他的依靠结构上的原则，不顾体积、对象和明暗，用纯单色来代替透视。马蒂斯的老师莫罗曾对他说过：‘你必须使绘画单纯化。’所以作为野兽主义始终的代表马蒂斯顽强地使色彩恢复它本来具备的力量，单纯和表现的意义。”^[2]

很多画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适合于自



《如切》油画 120X100cm (2020)



《街边小店》水彩 90X70cm (2011)

己的表现方式。朱宏是幸运的，他短暂地经历过水彩激发给他的冲动，尝试过亚克力丙烯的快速流动效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传统的画布和油彩，这使他从起点开始就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古典优雅意味和质朴气质。他早年的专业培训使他把建筑这一熟悉的领域作为自己的主要题材，也是聪明的选择，虽然可能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但至少在这个方向上可以使他立刻脱颖而出。因为很少有专业画家能像他一样有建筑师的对于立体结构的穿透视觉。用普通的眼光看一幢正常的建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那不是艺术，是理性的、自然的、自觉的感官复制。艺术家之所以不同，艺术之所以是艺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能用异于常人的眼光和视觉角度，发现游离于理性和逻辑之外的感性美。

朱宏也是聪明和有才气的画家。他不仅幸运地掌握了一种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也选中了一个可以与观众直接沟通的题材。新加坡是一个狭小的国家，没有腹地，没有山川，仅有的热带雨林也过于浓密而不容易建立画面的结构。新加坡是座城市，是个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国际化城市，是世界上少有的以城市为国家的国家的地方，这天然的因素决定了建筑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视觉元素，而建筑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建筑象征权力、金钱、生活、情感、隐私，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最复杂的情感。毫无疑问，当朱宏的建筑画面呈现在新加坡本地观众面前时，熟悉而又陌生的体会是那样的令人着迷，甚至错愕和惊喜。朱宏的画面是沿着新加坡河自然而然地展开着的，这条河孕育了

新加坡的繁荣，见证了本地的历史发展，是新加坡的灵魂。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已经是新加坡第一代画家的向往之地，虽然后来经历过持续的关于新加坡河的文化意义的争论，但这个题材始终是新加坡的热点，而朱宏的才华与气质，正适合表现这个文化与精神的热点。

“朱宏的画风奔放、纯熟，简约中不失细节，让人感觉他从事绘画是一直以来的事。”^[3]

“他坦言，中国画家济济，自己又非专科毕业，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是巨大的。但他的大胆和直率，最终成就了他”。

“我觉得这里的创作题材丰富，和中国很不一样，就像亚拉街和小印度，无论是街边散发的味道或声音，都能碰撞出艺术的火花，是我画画的灵感泉源。”^[4]

他说：“居住在新加坡这么多年，我很享受这里的一切。无论是窗外的蓝天或一草一木，都蕴含生活之美，激发我进行创作。在中国，我根本没想过要画画，是新加坡给了我宝贵的机会，我心存感激。”

注释：

- [1] 佚名《20世纪初，被视为“辣眼睛”的野兽派》“全球艺术汇”，2018年8月25日。
- [2] 佚名《野兽派的艺术原则》，“简书”，2018年2月18日。
- [3] 黄向京《朱宏用色彩展现本地街景活力》，《联合早报》，2019年10月24日。
- [4] 同注[3]。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封面为朱宏油画作品《牛车水》120x100cm, 2021)

传奇人物 陈送



文图·林孝胜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首批到来定居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835年4月4日，新加坡第一份英文报章《新加坡纪事报》报导了轰动海峡殖民地的陈送死讯：“闻名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富商陈送于今天下午在他位于谐街的寓所去世。”报导也指出，据说陈送出身低微，却积累了可观的财产。享年多少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介于72至75岁之间。

陈送谜样的人生打从出生就充满传奇。据《新加坡史话》作者百克利说，陈送约1763年出生于广州。那么他是广东人无疑，可是他却是海峡殖民地三州府（檳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闽帮领袖，意味着陈送父亲是闽南人。他15岁离乡背井流浪到潮州人海外重要据点的印尼廖内群岛，后来移居檳城10年。他迟于1814就定居马六甲。是年，海峡殖民地档案里记录了他一起民事官司。最后于新加坡开埠之初来到新加坡开荒辟地，终老于新加坡。

陈送人虽在新加坡，印尼、檳城和马六甲的官民仍然感受到其影响力无所不在。1824年，他在马六甲蓄奴主名单中被称为大蓄奴主，拥有10名家奴。自17世纪荷兰统治马六甲，蓄奴合法，且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1825年，他被檳城列为当地四大华人首领之一。陈送也是恒山亭创立时的大董事之一。

陈送浪迹天涯，在各地结识了黑白两道官商各界领袖人物，建立了牢固的人脉与商脉，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法治未兴过渡时期的枭雄，为各界所倚重。陈送亦为开路先锋。当马六甲华商还在

观望之际，陈送于开埠的第二年率先来新加坡闯天下。1820年的新加坡还是蛮荒之地，基础设施尚待开发。翌年，新加坡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还向上司莱佛士报告新加坡依然闹劳工荒，急需引进劳工及技工来建设基础设施，如排水、筑路、建桥。陈送就在开埠初期出现在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上，并留下烙印。

厦门船长被扣留事件

莱佛士将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但苏丹与天猛公却依旧循惯例，公开向入港船只征收物品。1821年2月，一艘来自厦门的帆船入港，由于没进贡礼物，船长被苏丹与天猛公部下在甘榜格南囚禁，引起轩然大波，欧商向驻扎官法夸尔强烈抗议。

收到欧商的抗议书后，驻扎官法夸尔对此事件非常不悦，下令助理警察总长彻查。助理警察总长即促苏丹立刻释放船长，并传该船长纪祝（Ji Choo）到警察署调查。厦门帆船船长纪祝于1821年2月23日在警察局的口供书，显示这起事件也和陈送有关：

道光元年农历二月十三日（1821年2月15日），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海岸，锚定后我到陈送的家，他差遣我到港务局办公室报到。在港务局办公室，我回答职员提出的问题，他写下我的答案后，送我去见港务长，他与我交谈一会后，就打发我离去。无论是港务长还是职员都没告诉我，必须去见苏丹或天猛公，他们也没有让我看港口条例。在这个月的第十七天（2月19日），陈送叫我去见苏丹和天猛公。我先就近去见天猛公。然后我去苏丹

家，随身带了一件价值近二十元的小礼物。苏丹欣然接受礼物。苏丹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见他。我通过通译峇峇陈汉回答我生病。苏丹叫通译峇峇陈汉联系陈送。通译还没到大门，苏丹就命令把我关起来，那时约下午两点钟。傍晚约六点半，我被释放。因此，我被囚禁将近四个半钟头。

我没有去见苏丹，直到被敦促才去。我无意违反任何港口条例，而是由于对上述条例的无知，对我的过失深表歉意。^[1]

助理警察总长也拜会了苏丹。苏丹称因船长无礼而被扣留，苏丹也辩称按照港口条例，船长向港务局报到后，须拜会苏丹，礼物只是象征性，无礼物也无妨。助理警察总长向法夸尔报告事件经过。法夸尔命助理警察总长传达他对船长给苏丹送礼物之举的不满。由于船长在船上，助理警察总长只好通过陈送将驻扎官的讯息传达给船长，同时也敦促陈送拜会法夸尔。3月初，法夸尔也向在苏门答腊明古连的上司莱佛士书面报告事件经过。翌年莱佛士与苏丹及天猛公再签约，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月支付苏丹五千元，天猛公八百元，苏丹及天猛公则放弃向船只征税的一切权力。新加坡遂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

这起事件凸显了陈送的人脉之广，他的交际网络可以直通新加坡最高的政府官员驻扎官法夸尔、警察总长、苏丹、天猛公。他俨然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社的首领，从事转口贸易的中国帆船船长一上岸，须即刻到他府上拜码头。

转达中国帆船船长的申诉

中国帆船船长也不时通过陈送，向政府反映或申诉一些在新加坡港湾遭遇到的船务问题。按照港务局的规定，帆船只准在今丹戎禺海滩修船，既不便也会增加费用。于是陈送于1823年4月代中国帆船船长向驻扎官法夸尔陈情。法夸尔即刻致下列函给港务局局长费林特（莱佛士妹夫），请他给予批准：

兹接到陈送的一份陈情书，一些中国帆船船长申诉如果被迫在箭角（Arrow Point，丹戎禺一带）修帆船所需的桅杆，他们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不便和额外费用，并请求允许他们在甘榜格南或直落亚逸海滩进行有关作业。我认为，政府应尽量给予经常出入港口的船只船长一切可能的便利和鼓励，而且我不知道给予有关的便利会给公众带来什么特别的不便，请你给予允准所请，除非你接到副总督反对的命令。^[2]

代表华社欢送驻扎官法夸尔

从上述厦门船长被关禁事件及代中国帆船船长呈交请愿书，能看出陈送和法夸尔私交匪浅。他们之间的交情始自法夸尔担任马六甲驻扎官（1803-1818年）任内。1823年12月28日，法夸尔辞官离开新加坡回英国，各界热烈欢送。临别前夕，各界在法院举行送别会，各族商界代表致告别词。以陈送为首的华商代表团的演讲词充满感性，表达华商感谢法夸尔在新公平的仁政。以陈送为首的华商还送一个价值700西班牙元的银盘给法夸尔，上面刻有“他们对他



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总督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在恒山亭挖土的签名档案

（法夸尔）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期间的品格和行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字样。

陈送等致海峡殖民地总督请愿书

1827年5月20日，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浮尔顿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来自印度南部的回教徒）在恒山亭挖土出售牟利。由于他们这种不法行为，至今已有几个棺木被挖出来。“注辇人继续闯入请愿人的坟地，让死者不得安息，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的宗教习俗。因此，请愿人谨以崇高的敬意，谦卑地请您考虑上述情况，并授予地契，使他们可以在不被进一步干扰的情况下占用该坟地”。^[3]

丁加奴王给陈送的信

陈送除了在直落亚逸一带的商业区投资地产及承包政府的赌税外，也经营货运。新加坡欧商由于不了解马来土邦的地缘政治及语言不通，不敢贸然和土邦进行贸易往来。这就给了华裔如陈送扮演托运的角色。1830年代，马来半岛海域海盗猖狂。因此，托运是高风险的行业。1832年，陈送接受欧商查尔斯托马斯公司之托到丁加奴运一批货物来新加坡。于是陈送即包租丁加奴王的一艘帆船负责托运。1832年9月收到一封丁加奴苏丹稍来的来函，告诉他坏消息。陈送包租的帆船在甘马挽（位于丁加奴与彭亨之间）海域遭遇一群海盗，船长及两、三名船员被杀，船上满载货物包括咖啡、白胡椒及锡全部被抢劫一空。

私刑

1831年2月，一名富商太太在直落亚逸街一间陶瓷店无故以大石头砸破陈列的陶器。店主怒打富商太太及在两名友人协助下把她推到水沟里。富商太太的亲友深感受辱，因此坚持要将此案提交侨领陈送仲裁。听完案情后，陈送即刻掌掴店主耳光。陈送在仲裁前先请示代理辅政司波汉是否可以让他按照华人习俗审理此案。波汉不

加思索就同意所请。陈送无视店主女婿以罚款代刑的求情及店主妻女跪求，判三人有罪，并在众人面前亲自执行鞭刑。

入土为安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拓荒时代的特殊领袖人物，在黑白两道名气极大，甚至有人借用他的名来抢劫。1831年就发生类似案件：一名苏门答腊文岛华人甲必丹的儿子返乡回文岛，在新加坡逗留数日，就有人假借陈送之名说陈送要见他，结果在途中被抢。

1836年4月，新加坡医疗传教会彼得·帕克牧师在新加坡目睹陈送隆重的葬礼，他的目击报导如下：

1835年4月13日，这一天展示了新加坡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场景：一个华人守财奴陈送于4月2日去世，享年73岁。其葬礼在上午10点钟举行。由于它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中国偶像崇拜的特色，我对它的观察更为细致，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叙述……

我没有跟着（出殡队伍）走，但接受了英国牧师的邀请，直接乘马车到一英里外的坟场去。那是在福建人坟山（恒山亭）的西北边。杂草最近已经被清理过，一条新建的新路好让巨大纸扎图像（如灵厝、神像等）直通墓地。这里搭起了棚，供华人和欧洲人休息。在墓穴上方覆盖着亚答遮篷。不久，送葬的队伍到了。灵柩被安放在墓穴上的两根木棍。在一阵敲锣打鼓、喧哗声中，棺木被放进一个槽里。^[4]

随着陈送的去世，新加坡华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草莽英雄时代也宣告结束。

注释：

- [1] 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 (SSR) L4: Singapore: Letters to Bencoolen, 23.02.1821, p. 304.
- [2] SSR, L14, ? .04.1823, p.27.
- [3] SSR, A34, 24.02.1831, p. 3; 01.03.1831, p.3.
- [4] Singapore Free Press, 14.07.1836, p.1.

（作者为历史学者、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戏曲舞台上的新加坡故事



文图 · 蔡曙鹏

新加坡戏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那是一部中国戏班南来、移民后代、新加坡华人、新移民共同建构的戏曲史话。华族戏曲是多元民族社会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1978年，美国学者Arnold Perris在美国《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学报第22卷2号的文章中指出：1975年文化部发出演出街戏准证有4367张，1976年的文化部发出的准证估计数字会更低。的确，街戏演出数量数十年来递减。尽管菲菜芭城隍庙过去二、三十年，年年有百日大戏上演，为福建和潮州戏班提供了生存的时空。然而，戏班面临经济与艺术上的问题，学者李忠顺、赖素春、黄子明等都有相关论述。戏曲学院于2008年在国家博物馆召开的关于戏班的困境与挑战座谈会上，与会者刘虎臣等人提出方言消失、街戏演出条例趋严、收入锐减、缺乏提升艺术质量资源、无法吸纳年轻人等问题，戏班因而难以为继。除非官方与民间出台相助，估计再过十年八年会有更多戏班关门。早报李穗婷在今年4月15日制作的《疫情下艰难求存：传统街戏的困境》纪录片中，戏班从业者提出类似的结论。新加坡华族戏曲前景如何？戏班薪火是否由业余戏曲剧团或转型成为专业团体来传递？能否像几乎消失的马来邦沙旺一样，再度燃起希望的火焰？是否能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转换？把新加坡故事搬上戏曲舞台是否是一个选择？

中华戏曲发展是不断变革的历史

从金院本到元杂剧（又称北杂剧），从北

宋末至元末明初的南戏到明清传奇，从民国初年的时装新戏到1940年代现代戏，抑或1966年以后文革的样板戏，其变革的过程错综复杂。

博大精深的戏曲，经历代的创造与发展，其求变与创新的过程，受外因（如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内因（如剧作家、表演艺术家、音乐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观念、剧团结构）的影响，其生存状态不同、变革的幅度和速度也会有差异。然而，以戏曲形式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戏，是戏曲在由传统向现代发展、跨越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这个进程最早是从五四时期的戏曲改良运动开始的。1904-1905年，陈独秀发表《论戏曲》，吹响戏剧改良、戏曲现代化的嘹亮号角。田汉1957年《戏曲研究》创刊号上呼吁确立“向遗产学习、向舞台学习、向艺人学习”的研究方向。之后，郭汉城发表了《现代化与戏曲化》，提出戏曲现代化“就是要使戏曲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表现时代生活，反映时代精神。1985年在上海举行的戏曲现代戏研讨会上，经过热烈讨论，认同了张庚提出的“现代戏就要批判继承传统戏曲艺术的原则、技巧、手法的基础去创新。”总结起来，就是现代戏要戏曲化。国光剧团王安祈说的“保留京剧技法绝活，注重唱词文学性”，也属此意。现代戏，是戏曲现代化的途径之一。

早期琼剧 潮剧 歌仔戏的现代戏

在新加坡舞台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戏，是来自海南的琼剧团在40年代下南来演出《还我河山》《鸭绿江上》《打卢沟桥》等宣传抗战剧。朱逸辉刊登在《新加坡琼联声戏剧社庆祝

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刊》(1992年)里的文章中,还提起该团为育英中学和抗日筹款演出的《大义灭亲》的盛事。出生在中国潮安、战后再次南来,曾受聘于新加坡老赛桃源、三正顺香潮剧团的林如烈,编导过好几部现代戏。例如《呆中福》和《秋心泪》,虽没有史料记载这几部现代戏的状况,但可以推测这些现代戏曾经出现在新加坡的舞台。已故的本地歌仔戏班“筱麒麟”刘虎臣根据老电影编导与主演的《枪毙关瑞生》,90年代在韭菜芭城隍庙演出,便是一个成功的现代戏范例。

研讨会拉开新加坡戏曲变革的帷幕

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的赞助下,新加坡戏曲学院于1997年6月6日至8日,召开了《传统戏曲的变革》的学术研讨会。新、中学者与戏曲工作者王安葵、蔡曙鹏、胡芝风、宋光祖、田萍、李忠顺、王光瀚、黄仕英、魏维鑫、涂秀好、罗长浩、卢楣华、包华升、上官流云、王凡石、吴启仁、陈有才共17人发表学术论文。四个专题(戏曲的改革;不同剧种的创作与发展实验;戏曲的表演与社会空间;京剧、潮剧与戏曲变革)中,有六篇讨论戏曲现代戏。在这个学术讨论盛会之后,戏曲学院于翌年启动现代戏《烈火真金》(又名《林谋盛》)的创作与传播。该剧在泰国文化部主办的民族戏剧节首演,之后被选为新加坡华族文化节重点节目,同年受邀参加湖北省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之后,虽有其它现代戏如刘满钻的《红楼琴断未了情》和现代戏版《胡不归》、南华潮剧社现代戏版的《金花送郎》、戏曲学院的《黄金万两》和《新民的故事》等现代戏的零星演出,现代戏的集中汇演却要等到2018年,才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新加坡故事的戏曲现代戏盛会

人民协会的文化与艺术集群前理事长蓝锐勋担任2018年第二届人民协会百盛艺

术华族戏曲节工委顾问时,建议以“新加坡的故事”为主题,创作新剧目在2018年9月30日的闭幕礼上演出。该倡议得到工委主席团成员林方华(戏曲学院主席)、卓林茂(南华潮剧社社长)以及曲界大力支持。四个剧团百多名演员粉墨登场,半数以上是年轻人。这个筹备了近两年、要求搬演以新加坡故事为主题的新戏,合作伙伴都欣然接受挑战。他们希望演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鼓励更多戏曲团体在推广和保留经典曲目之余,继续拓展表演形式,打造以本土故事为题材的剧目。

第一出剧目是女皇镇艺术文化俱乐部属下粤剧兴趣小组呈献的《狮城传》,由刘满钻编剧、新明星粤剧中心凌东明艺术总导演,邱剑瑛(饰演圣尼王子)和张美莉(饰演王妃)领衔主演,合作演出团队是宋赛儿(Som Said)美丽遗产马来舞蹈团。张美莉回忆道:

“我们为能够表演一个贴近我们内心的新加坡故事感到非常自豪。这位桑尼拉乌他玛王子(Sang Nila Utama)于1299年创建新加坡拉王朝,在位48年。这部小戏写他战胜风浪,意外发现我们的小岛的传说。它是粤剧和马来文化一次有意义的积极碰撞。我的团队需要学习马来文化习俗,并习惯穿上马来服饰表演。我们向宋赛儿舞团的老师学习马来音乐舞蹈。挑战变成了学习马来艺术的机遇。这个跨文化戏剧的创





南华潮剧社的《五脚砌·相亲》，阿水（李莉玲饰演，右中）向阿梅（李绿侨饰演）讲述当年他过番的艰难经历

作让我们实现了目标，通过合作了解彼此的文化，让我们在互动中建立珍贵的友谊。”

延戏剧团高思情编剧、黄萍导演的《新加坡》，是剧团2015年为庆祝新加坡50岁时献上的礼物。徐燕妮说：“在我们构思时，有位台湾朋友提到了《安童哥卖菜》，启发了我们来自唐山的青年阿财，1965年到新加坡寻找祖父，在牛车水遇到阿宝的故事作为主线，从侧面反映那个时代人的善良与朴实。我们想展现新加坡多元民族的风貌，也把我们共同的爱好：马来、印度、娘惹的美食等都写进去，毕竟美食是文化的窗口。”汪美云说：“为了更好地了解60年代的生活环境和摊贩美食，我们在开始创作时，访问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前辈们。编剧高思情以轻松笔法，写得风趣幽默。2018年重演时，我们更注意唱韵脚，压韵上更严格。例如：四面环海新加坡，全年夏天好迟迟，人情温暖大家好，四大民族拢合和。此外，黄导演从戏

曲出发，处理舞台调度、动作、身段设计，避免出现话剧加唱的弊端。”

如切潮剧团呈献的剧目是蔡曙鹏编剧、洪志庆导演兼主演的潮剧、粤剧“两下锅”新编戏：《烈火真情》，由马林百列社区艺术文化俱乐部粤剧剧团和如切潮剧团联合演出。所谓两下锅，是指用两种剧种呈献一部戏。洪志庆团长说：“我们同属马林百列区的两个剧团，演绎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的木屋区，在一场大火中失去家园的灾民相互扶持，并在政府协助下走出困境的故事。木屋区里住着不同方言群的居民，用潮剧、粤剧表演，有其合理性。戏里有马来救火员、印族群众，写出了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情感意识、价值观念、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制作符合时代背景的大小道具”。南京体育学院吴平平副教授说：“《烈火真情》虽精简，但是人物形象

多元，行当丰富，表演层次多样。这部小戏情节感人，参演者能对剧中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烈火真情》取自史实，导演用历史照片投射在屏幕及能灵活移动的白板上，增强了戏的历史感，使戏的节奏更加流畅。

南华潮剧社演出的剧目是中国知名剧作家沈湘渠编剧、章振宇作曲的《五脚砌·相亲》。故



延戏剧团的《新加坡》载歌载舞展现多元民族社会风貌



如切潮剧团的以河水山大火灾为背景演绎昔日甘榜精神

事发生在60年代的新加坡柴船头，长光婢见一位卖粿条的青年阿水为人忠厚老实，有意为他做媒，和红头巾阿梅结成姻亲。两人巧遇后，善良朴实的阿水和热情坚毅的阿梅谈得十分投机。长光嫂到场后，发现他们已经不用媒人撮合，哑然失笑……戏以喜剧收场，让异乡客终于找到知心人。这部戏也展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风采。柴船头街边有马来沙爹、印度零食（kacang putih）、冰球、粿条等等美食在戏里出现。这样的人物设置，把活脱脱的生活环境和人物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剧本通过塑造阿梅坚强刚毅的形象，依附于与阿水相遇的情节。两人在互动中，阿水感受

到阿梅自立自强的个性，而阿梅也在交谈中感觉到阿水的人格魅力与生命价值。两个人物形象都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南华潮剧社多次重演《五脚砌·相亲》，每次都在舞美、灯光和表演上再三琢磨，尽量做到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兼顾。

创作现代戏，就是用戏曲的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卓林茂的看法是：“面对年轻观众并不熟悉古典文学如四大名著、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现实，也许创作以本地题材和他们比较熟悉的故事，更有吸引力。可以把演现代戏当成吸引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策略之一。《五脚砌·相亲》的多次重演，也是为了吸引年轻



观众关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戏曲传统。保住观众，培养新一代演员，是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

华族戏曲不会随风而去

当歌台在70年代在中元节暂露头角时，学界与媒体对戏曲的前途表示担忧。我对戏曲的可持续性一直深信不疑。华族戏曲是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集大成的代表，彰显华人的价值追求、精神气度、文化品格和审美理想。与新加坡的书法、水墨画、华乐、华族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因其文化的当代价值非常重要与丰富，因而再过千年百代，也不会随风而去。

新加坡有故事。可以从华社先贤、企业精英、艺坛先驱、校园名人、引车卖浆等寻找可入戏的题材，在戏曲舞台上展现他们曲折奋斗的人生故事。然而，当代华族戏曲也离不开中华戏曲悠久而精深的文化资源，优秀的经典剧目和新编古装戏，承载了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民族精神、人文道德。学习、演出与传播这些剧目，仍旧是发展戏曲的重要途径。华族戏曲发展峰回路转，终将应与马来邦沙旺殊途同归，为新加坡开辟一个万年青的戏剧园地。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Singapore Stories on Chinese Opera Stage

Chinese opera in Singapore has a history of nearly two hundred years. It is a history constructed by Chinese opera troupes who came from the South,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Singaporean Chinese, and new immigrants. As part of the colourfu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ngapore's multi-ethnic society, Chinese opera is showing its resilience to challenges and is moving forward thanks to groups that have developed new capabilities.

In 1978, American scholar Arnold Perris, pointed out in his article in the *Ethnomusicology*, Vol. 22, No. 2, th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ssued 4,367 permits for performing street operas in 1975. These troupes faced many economic and artistic problems and have dwindled sharply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s Li Tong Soon, Lye Soo Choon and Huang Ziming, amongst other scholars, discussed in their publications.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dilemma and challenges of street opera troupes held by the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in 2008, veterans of street opera groups like Liew Kok Chen and oth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dialects, stricter licensing on street opera performances, sharp decline in income, lack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rt, and inability to recruit young people to join troupes we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d these problems. However, in the recent decades, amateur groups are increasingl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ding the tradition, by promoting Chinese opera in schools, community, and more importantly, creating new works and seeking new forms of presentation.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overseas, some local groups have produced *xiandai xi* (modern opera), moving tow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rt form.

An event that greatly encouraged the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opera groups to move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new works based on Singapore stories was the PASSionArts Chinese Opera Festival 2018 organised by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in 2018. The focus for the finale performance of the Festival on the 30th September was to feature Singapore stories on stage.

There have been scattered attempts to stage operas with contemporary content since the 1920s. Local groups like the Unicorn Hokkien Opera Group, founded by Liew Kok Chen, also had a well-known piece entitled "Shooting the Villain Guan Rui Sheng" in its repertoire since the early 1990s. The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has also created operas that tell Singapore stories, such as "Lim Bo Seng", "Tons of Gold" and "Tale of Bukit Merah".

The enthusiastic response for the "Singapore stories on Chinese Opera Stage" in 2018 from the audience and the press greatly encouraged participating groups. Teo Lin Lee, producer of Queenstown Community Arts & Culture Club's Cantonese opera "Sang Nila Utama" said: "The main objective of us embarking on 'Sang Nila Utama' was because we recognise Singapore as a Malay village from our founding years and the theme of our collaboration with People's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at that time was to focus on Singapore Stories. The storyline is close to our heart and it was an enriching experienc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Sri Warisan Performing Arts Ltd in this cross-cultural experiment." Albert Ang with the Joo Chiat Community Club echoed Teo's view: "Our multiracial cast worked hard together to bring out a page of history on stage. In a way, it is an ode to the Kampong spirit and a 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that provided assistance and to the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that rehoused the victims of the fire speedily." Art Ang and Jenny See, founder of Do Opera, recalled the audience's overwhelming response at the premiere of the Hokkien opera which they created: "We had a deep sense that our audience was totally connected with us as the familiarity of the place and the culture touched their hearts." Toh Lim Mok, President of Nam Hwa Opera, is pleased that the "Voyage to Nanyang" has been repeatedly performed since its premiere in 2018 due to popular demand.

Staging Chinese opera stories of the modern era and local setting requires creators to develop new skills in aesthetics of the traditional theatre. The success story of 2018 paved the wa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re in local Chinese operas. Given recent decades of shifts in general audience-ship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it is possibly one of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in revitalising traditional theatre.

植物园格洛区洋楼艺廊与游艺场 自游新趣处



文图·李喜梅

在 2015年8月植物园申遗成功的庆祝会上，我国总理宣布植物园将增添八公顷的好消息。美好的事物总需耐心等待，引颈期盼多时，好事终于降临了。

格洛地段两幢保留洋房，经历百余年沧桑岁月，在各界的协助与支援下，终于完成双洋楼内外修缮、策展与规划，准备就绪，于2021年3月以崭新面貌对外开放。

昔日英伦殖民时期留下的稀有洋楼，如今变身植物美术画廊及生态展馆，迎各方鸿儒白丁来作客。

虽然我国土地面积有限，然而位于市区边缘

的新加坡植物园却能逐步“长大”，的确难能可贵。加上格洛新地段，植物园总面积扩大至82公顷。

踏名释义

格洛来自英语Gallop的音译，意为奔驰。格洛路1925年命名，通往泰尔索尔道（Tyersall Avenue）与荷兰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附近茂密林中有柔佛苏丹Abu Bakar的行宫（Istana Tyersall and Istana Woodneuk），另一端通往格洛山（1949年发展私宅，更名为武勒登园 Woollerton Park）。早年东陵地区设有英军兵营，常有马匹驰骋此地区。当时汽车还未普及，洋人外出办事，多借马匹或马车代步。

新区捷径

格洛新区位置相对偏僻。植物园交通四通八达，大门小门颇多。试过分别从植物园东陵门及地铁站步行到格洛访客中心，约须半小时。探索多次，发现利用公交到访的最佳捷径入园处为武勒登门（Woollerton Gate）。

从花拉路地铁站步行只须约10分钟。路经武勒登通道（Woollerton Drive），穿过洋房私宅小区，上述小门即在拐弯处。进门后即置身格洛



“雅柏拉”的五瓣拱门



端庄优雅的“英华哲瑞”

山坡，循着羊肠石头曲径前进，不久新餐馆建筑在望。

格洛区坐拥珍贵的自然与人文遗产。两幢英殖民地时期的洋楼及新辟的数个大小户外景点：探险游乐场（Como adventure）、华侨银行乔木园（OCBC Arboretum）及明信基金漫步山脊（Mingxin Foundation Rambler's Ridge）。

双楼故事

两幢名楼原是殖民时期旅居本地英伦名人住所，在1939年至1999年间则成为法国驻新大使馆与大使官邸。我国政府在1990年买下双楼地段；法国大使馆仍继续租用至1999年，之后空置；2015年交给国家公园局接管；2021年3月正式成为公共建筑，开放给公众。

两幢洋房保留原名及门牌。一主一副伫立山坡上百余年，犹如气宇轩昂的绅士与秀丽端庄的淑女，相看两不厌。

大片绿色草坪陪衬，周边各色花卉绽放争艳。斜坡下，葱绿树群，数古树矗立托着蓝天白云。室内空调凉风习习，窗明几净，恍如置身高远的避暑胜地，给人远离尘嚣、典雅脱俗的印象。

5号楼“雅柏拉”（Atbara），L形建筑，宏伟壮观。1898年落成，为本地此类保留建筑中历史最久远的一栋。名称来自发源于非洲东北部的一条河流，流经苏丹，英军曾在那里赢得一场重要战役。

翻新后辟为森林探秘馆（Forest Discovery

Centre），为保育本区域濒危稀有树种，如龙脑香科等的华侨银行乔木林（OCBC Arboretum）的延伸部分。馆内展示岛国多元的生态环境，以立体图片、多媒体展示、简易说明吸引访客眼球。

具浮脚楼模式的单层建筑，楼底空间有拱门与走廊，穿插淡水热带鱼和水生植物的设置，访客穿梭期间，处处有惊喜。典雅的五瓣叶、弧形拱门，楼梯柱子上突起的洋葱造型与柱子上的花纹，具印度传统建筑风格。前方大门红色台阶，若铺着红色地毯迎宾客。侧面楼梯则建有哥德式风格的马车门廊，是旧日马车停放所在。

此洋房鲜见的趣味造型深受访客青睐，吸引摄影发烧友、彩妆青少年、各族新婚爱侣前来取景留影；也是家长与小孩玩躲猫猫的游戏场，可谓聚民众钟爱于一楼。



“英华哲瑞”内部楼梯间

7号“英华哲瑞”(Inverturret)，现为植物美术艺廊。“雅柏拉”与周围土地于1903年卖给海峡商行最早会长之一、苏格兰人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acArthur)。他于1906年出资建成此楼，命名为“英华哲瑞”。

“英华哲瑞”位处高地，“山谷”间有溪流，如今在武勒登门口处附近地段，尚蓄着一池塘水。此楼外观对称，曾经是法国大使官邸，屋内保留漩涡形的原玻璃窗。登上二楼，宽阔的阳台窗户外处。阳台上摆放着咖啡桌椅，当年大使及夫人或在此面向着大自然喝过下午茶？

两幢古楼数度易主，蕴含丰富的人文历史，5号楼展廊中有具体介绍。原有围绕山丘的树木，部分虽在20世纪初期被清理过，但一些景致仍有迹可循。如山谷中的石墙、水塘和巨木。

植物美术艺廊 区域稀有绘本永久展廊

在大楼紧闭的门前，手指轻按电子开关，嘴念：芝麻开门，大门应声而开，访客即踏入时光隧道的植物绘本宝库中。

橱窗、墙上展示着历史悠远的区域性植物画册，包括新加坡开埠之前的一些稀有画作。开幕期间曾展出一本1678-1703年间来自印度西南岸马拉巴尔海岸地区(Malabar Coast)的植物绘图，介绍诸多植物种类与用途，殊为珍贵。

16世纪或更早以前，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的探险家，陆续来到东南亚，主要是受到丰富物种与矿物资源的吸引。19世纪初，欧洲殖民者选择了新加坡，为了英伦的经济利益，开发作为吞吐港，这里逐渐发展成为邻近国家资源的集散地。动植物的绘画也集中于此，植物园是早期英国在远东研究与开发经济作物的重要据点。

室内要求有稳定的温度和湿度，确保绘本与画作获得良好保存。稀有绘本收在橱窗里，会定期轮替展示。展品每6月到一年时间便会休息3

年，才会重新亮相。

手绘本对植物各部位的细节比后来出现的照片来得更细致。不仅具有美术价值，还有经济、自然历史的科学价值。文物虽然经历数百年的岁月，纸张泛黄，绘图的色彩依然鲜艳夺目。高质量的颜料及绘画技巧呈现的立体感，画功细致精湛，令人惊讶。

建筑属于“混合体”

5号与7号两者相差8岁，风格同中存异。建筑材料用砖块涂漆，加上木料，外观的深色框架为特色。维基百科网及公园局官方宣传资料都将两座古楼归纳为黑白屋。

然而，负责此项目修缮的专家陈家毅却指出，当年来自英伦的年青设计师毕威尔采纳混合体(如都铎、歌德式等)建筑风格；吸收热带庄园式特色，红瓦白墙黑框、高脚楼、宽檐多窗，通风挡雨。早报黄向京专稿《殖民时期私邸变公共建筑 花卉草木文献展颜色》(30/05/2021，早报副刊)亦作了详尽的介绍。

陈家毅提及，已故著名建筑师李急麟(本地音乐家李迪文Dick Lee之父)所撰写的建筑书籍里，就清楚指出两楼并非黑白屋。欧陆风格民宅设计，用于蕉风椰雨的热带雨林间，肯定需要作出调整，配合本土环境与条件。

设计师毕威尔

造访多次，深刻感受到早年设计师的用心和大胆创意。两楼为殖民时期远离家乡的英国人花心思打造的舒适家园，明亮温暖通风。园地树木布局高低起伏有序，而建筑物的命名，



山谷间的池塘



潇洒魁梧的香灰莉树



小孩子对人形多面体雕塑充满好奇



户外游艺场



游艺场沙地上的巨型尖必辣



配合热带植物主题的巨大海红豆

则隐含着欧洲殖民者对家乡的思念情愫。

建筑设计师为英国人毕威尔 (R A J Bidwell)。他24岁时应聘来到马来半岛, 26岁(1895年)南下新加坡, 加入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师事务所“双迈”(Swan & Maclaren), 1918年在丹绒加东住家病逝(享年49岁)。才华横溢的毕威尔, 留下多座欧陆风格融合南洋特色的经典建筑: 包括“雅柏拉”(1898年, 被称为本地最早的“黑白屋”作品)、莱佛士酒店(1899年)、良木园酒店(1900年)、维多利亚音乐厅(1905年)、史丹福大厦(Stamford House, 1904年)等, 多已纳入国家保留建筑行列。

草地与树木

两别墅拥有大片绿草地, 常有民众席地野餐、画画、放空冥想, 以及带宠物来溜达。草地斜坡缓缓的斜度, 不时见大人与小孩, 大手牵小手, 惬意地奔上跑下, 发出欢乐、悦耳的笑声! 一回听见小孩问大人: 我可以从上面滚下来吗?

洋房与草地并不孤单。除了“粉丝”来访, 周边还有古树及鸟兽。数棵潇洒魁梧的香灰莉, 斜坡处长着三棵年华正茂的相思树, 或是近年有心人所栽种。查看树上名牌, 居然是马来海红豆。其果为红中带黑的双色相思豆, 学名 *Adenanthera malayana*。红心现黑痕, 难怪英文名称之“邪恶的心”(Wicked heart)。

一棵古老的芒果树, 与7号楼比高。一侧有棵高大茁壮的红柄榕, 或是野生的吧? 树身基部厚实的板根, 主干与支干上密布着隐花绿果, 伴着洋楼而立, 树巅已快超越洋房屋顶了。

岁月如歌花开花落, 楼房绿地景致如画。法国大使馆曾经吸引不少骚人墨客驻留此间, 如今已人事已非, 双楼负上了新时代使命。

草坡高处楼角, 立着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 (Antony Gormley) 的人形多面体雕塑。艺术家富有想象力, 平面组合的作品, 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意境, 就留给访客去猜测吧!

户外趣味游艺场

相对而言, 5号稳重大气, 后院拖着一条“长尾巴”, 那是无障碍的通行步道。疫情期间访客的进出口, 也通往其后花园的户外游艺场。

不远处设有格洛新区访客中心。大片精心设置的花木园地, 红石子小径, 两旁长着各种蜜源灌木, 缤纷花色相间, 招蜂引蝶, 一路来到COMO野外探险园林。

躺在沙地上的巨型“小波罗蜜”(马来文 Cempedak, 音译: 尖必辣)令人莞尔。这类热带果树昔日乡间常见, 果实挂在主干上, 熟时味道浓郁香甜, 打开时无数圆果肉连系在果实主轴上, 运气好时里头可裹着500颗果肉与种核。

新客或误为榴梿的兄弟? 其实, 波罗蜜才是其近亲。某日午后造访, 虽在新冠疫情笼罩下, 游艺场仍有不少各族儿童及家长, 在沙地游艺场“放羊”, 让小孩尽情嬉戏。场外边缘一株小波罗蜜, 正巧有颗开了口的熟果高挂树干上, 引来松鼠大快朵颐!

游艺场配合热带植物主题, 设有巨型的海红豆(孔雀豆、相思豆)和榕树气根状的游乐设施。海红豆的心形、全红的靓丽外表, 民间也称相思豆, 深受喜爱。旧时西亚、南亚商人以此豆作为砝码, 每四颗为一公克。海红豆具微毒, 谨防小孩误食, 煮熟则无毒性。据说二战时粮食缺乏, 人们采集烹煮食用。而红带黑的双色相思豆则含剧毒, 不可食用。

此以沙地、热带树果为主题的游乐场, 适合5到12岁的孩童。寓学习于游戏, 通过接触沙土, 亲近土地, 尤其有益城市孩童的身心发展。

植物园格洛新区, 动、静两相宜。来个格洛区户外野餐吧, 铺着席子, 三五成组, 不失为老少青年各有所好的休闲好去处。

题图说明:
5号楼“雅柏拉”全景

(作者为新加坡植物园与亚洲文明博物馆中文解说、导览员)

景万岸的马来风情



文图·李国樑

景 万岸属于勿洛的分区，约1,000个公共组屋单位坐落在麟光迪加（Lengkong Tiga），此外就是马来甘榜原地重新发展后的私人住宅了。住在景万岸组屋的居民最大的乐趣就是拥有辽阔的视野，户外景致尽收眼帘。

这里尚存的马来风光有回教堂、回教坟场、地铁站以及惹兰沙央（Jalan Sayang）27号的马来浮脚屋。这座硕果仅存，署名HJ Hussien Bin Abdul Latiff的甘榜屋，是住家也是律师楼，屋主是位精通回教法和阿拉伯文的“公证员”。

马来甘榜地区有许多以马来回教徒名字命名的街道，其中Lorong Marican较特别。它可能是马来或印度回教徒的姓氏，或是爪夷峇峇娘惹

（Jawi Peranakan）的一支，属于印度人与阿拉伯人或马来土著通婚的土生族群。辨认的方式是姓氏中有Shah、Khan、Marican等，多数出现在槟城和新加坡。就社会发展而言，爪夷峇峇、娘惹是经过长期通婚和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具有自己独特身份的新群体。

巴吉达——消失的印尼人村庄

并不久远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地区有三个马来甘榜：甘榜景万岸、甘榜巴吉达、甘榜友诺士。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地铁东西线延伸至白沙，景万岸和友诺士的地名都因地铁站而保留下来，两个地铁站之间的巴吉达（Pachitan）则成为消失的名词。

二战前，源自印尼东爪哇的巴吉达人来到新加坡。他们就像其他移民群体，同乡人择地而居，落脚处包括甘榜爪哇、武吉知马路、安珀路、樟宜路以及拉柏多公园一带。

二战结束后，他们希望在樟宜路一带华人的橡胶园重建家园，每个单位约300平方米，每月租金2元。这就是甘榜巴吉达的起源了。

居民在“新村”掘井建路，形成10条乡道的村落。村里的小池塘用来饲养淡水鱼，池中的藻



惹兰沙央（Jalan Sayang）27号的马来浮脚屋是硕果仅存的甘榜屋

类用作鸡鸭和羊群的饲料。50年代有水电供应后，居民陆续增加；到了80年代初，从原来的17户人家发展至400多户。居民之间互相合作下，从前的小木屋变成较现代化的甘榜房屋，这就是建国时期全岛多处可感受到的“gotong royong”（社区精神）。

原住民沙林曾经在住家后面饲养过山羊和走地鸡。每天早上他都会打开木栅，让山羊出来吃草。沙林的祖父甚至在母羊生产时做过“助产夫”，帮忙把小羊从母体拉出来。

建国年代的甘榜巴吉达足球队，在全国赛中甚至攻无不克呢！

甘榜拆除前几年，政府开展名为甘榜巴吉达的文教项目，提高居民对年轻一代教育的认识。政府在这里建立图书馆和学习小组，安排10多名志愿补习老师，并为马来学生提供免费报纸，以提高他们的英文能力。

今天，前爪哇人的村庄已经成为景万岸的组屋和公寓。对前居民来说，唯一熟悉的就是曾经流入甘榜的实乞纳水道。

当局把这一带的甘榜居民分批安置在友诺士、乌美、勿洛、淡滨尼等地，一些居民所面对的难题是从印尼家乡带来的锣鼓及其他乐器，竟然把组屋都塞满了。一些居民则爱上组屋生活，至少不需要担心蚊子和鼠患。他们回到景万岸联络所，为其他甘榜居民提供咨询。从前提到迁徙，多少会引起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如今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是社会进步的发展之路。



由前甘榜巴吉达居民组成的巴吉达乐队在总统府为造访的印尼总统尤多约诺演奏一曲（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坐落在私人住宅区内的麦丁回教堂（Masjid Mydin）是于80多年前为普通百姓而建的

景万岸地形图
(底图为1975年新加坡公路图)

1. 阿都拉萨回教堂 Masjid Al Abdul Razak Jalan Ismail
2. 消失的甘榜巴吉达 Kampong Pachitan
3. 消失的甘榜友诺士 Kampong Eunus
4. 友诺士回教堂 Masjid Darul Aman
5. 普照禅寺
6. 卡欣回教堂 Masjid Kassim
7. 消失的甘榜景万岸 Kampong Kembangan
8. 景万岸组屋区
9. 陶乐园学校
10. 麦丁回教堂 Masjid Mydin
11. 最后的甘榜屋
12. 张嘉英故居已经重建（黄色建筑）
13. 苏门答腊王子Tok Lasam墓地
14. 卡欣回教堂场 Kubur Kassim Cemetery

回教堂与慈善关系密切

这片马来村民曾经集居的土地，可说是本地回教堂最密集的地区，方圆一公里内有4座回教堂，以及已经消失的乡村祷告室。

坐落在现在的私人住宅区内的麦丁回教堂（Masjid Mydin）和阿都拉萨回教堂（Masjid Al Abdul Razak Jalan Ismail），为从前的甘榜保留着旧时光。初建时，两所回教堂有不同的服务对象：80多年前落成的麦丁回教堂是为普通百姓而建的，50多年前落成的阿都拉萨回教堂则由科威特富商捐赠，对象为较富裕的居民。

回教世界里，教堂与慈善的关系密切，将行善布施融入教义中。譬如天课（zakat）和施济（sadaqa）都是以真主之名，要求回教徒通过教堂捐出一些收入来帮助穷困的人，义务照顾社群。

为流浪者提供屋檐

可同时容纳两千名信徒的卡欣回教堂（Masjid Kassim）则在新冠疫情管制期间为流浪的露宿者提供住宿。疫情前，这些露宿者在汽车天桥底、组屋楼下、公园和快餐店过夜，有些则在海边搭起帐篷。由于露宿者多数不会主动寻求援助，社区义工主动接触他们，再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提供针对性的援助。

2019年7月，MSF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民间组织辅助政府为露宿者提供睡觉的“社区安宿”（S3P, 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初期参与的组织包括佛牙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

疫情蔓延后，许多公众场所都被封锁。这时候，卡欣回教堂亦参与社区安宿行动，建屋局则拨出一些空置的租赁组屋让民间运作。目前各组织共收容约7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投宿的群体曾经扩大到因为航空管制而回不了家的外国人。此外，一些家庭为露宿者伸出援手，打开大门让他们免费入住，在非常时期注入暖流。

卡欣回教堂在回教捐赠基金（Wakaf）下运作，两个世纪以来，捐赠基金可视作回教慈善事业的主要组成。以卡欣基金为例，涵盖面包括卡欣回教堂、周围的住宅和实乞纳路（Siglap Road）回教墓地。这片土地于一个世纪前由蒸汽船主穆罕默德·卡欣捐赠。

不小心便错过的回教坟场

位于实乞纳路宁静一角的百年卡欣回教坟场（Kubur Kassim Cemetery），其黄绿色的大门设计别致，融合莫卧儿和欧洲古典特色的印度——撒拉逊建筑风格，20世纪初新马地区相当流行。

葬于此处的早年移民包括巴吉达人和附近居民，社区领袖有新加坡市政专员哈菲祖丁（Ha-feezudin Sirajuddin Moonshi）医生。他是百年前新加坡第一位开设回教徒诊所的医生；Che Lembek binte Abdin则是日据时期甘榜格南马来女子学校的校长。

此外，一些墓穴是奉献给马来民间传说中的布尼亚人（Orang Bunian）的，据说只有灵异体质的人士才看得见这群隐形人。根据他们的描述，布尼亚人美丽端庄，穿着古代东南亚风格的衣服，外观上跟一般人没有两样。

两百米外的惹兰森巴丹（Jalan Sempadan）则埋葬着苏门答腊王子Tok Lasam、妻子和大臣，相信王子就是实乞纳的第一任村长。据说Tok Lasam于19世纪初来到新加坡建立渔村，没想到某日发生日食，村庄陷入黑暗之中，吓坏村子里的居民，于是将该村命名为si-gelap，“黑暗”的意思。对证美国宇航局的资料，1821年3月4日，新加坡确实出现过日食，实乞纳就这样得名了。



卡欣回教坟场的大门设计融合莫卧儿和欧洲古典特色的印度—撒拉逊建筑风格；坟场内带着些许迷离的神秘色彩

张荔英的心安之所

坟场与景万岸之间的实乞纳坪（Siglap Plain）41号曾经是南来女画家张荔英的居所，不过原来的单层平房已经由新洋房取代。张荔英曾为马来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画肖像，那时候马来亚正处于过渡到独立的自治期，东姑出任首席部长。

两人结识的奇缘可追溯回两个年代前。张荔英的前半生充满绚丽传奇，她是民国风云人物张静江千金；前民国政府外交官陈友仁夫人；巴黎的印象派艺术家；中国第一代女画家。上世纪30年代，张荔英和夫婿在巴黎航往上海的轮船上跟东姑阿都拉曼邂逅，东姑受到陈友仁的政治热忱与理想主义所感染，最终走上从政之路。

新中国成立前，张荔英带着故国的《北平风景》去到槟城，最终落户新加坡。为东姑画肖像的时候，她已于南洋美专执教。赤道缤纷的光影，多元种族文化的小岛，成为张荔英人生最后一站。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她还取了个马来名“Chendara”（檀香木）。

收容“义士”的普照禅寺

Lorong Marican有座蓝瓦白墙，“普令众生、照除痴暗”的普照禅寺。普照禅寺的前身为80年前创建的芽笼三巷普照精舍，数度搬迁后于现址落户。

普照禅寺特殊之处是收容80多位天地会（义兴公司）反清义士的神主牌。这些神主牌原本安置在劳明达街的社公庙，上世纪90年代初社公庙拆除，由善信带到乌鲁三巴旺金同花园的广福英烈庙供奉。一年后政府回收土地，普照禅寺时任住持力排众议，决定为这批神主牌提供安身之所，其中包括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曹符义（曹亚志）、蔡长茂（蔡茂春）、陈开顺（新加坡与柔佛地不老河陈厝港港主，开辟新山）。或许这些天地会义士的身份与众不同，但一个多世纪前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的过番故事跟他人无异。

培训特需学生纳入社会的陶乐园学校

景万岸有一所为特需学生创建的陶乐园学校（MINDS Towner Gardens School），致力于为智障或自闭症孩子提供教育。

一个甲子前，一群慈善家成立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MINDS），在文庆地铁站附近的陶纳路成立学校，照顾20多名孩童。过去的年代，患上先天性障碍的孩子成为被忽略的一群，随着政府和社会人士投入资源，MINDS属下的特别教育学校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的未来有了希望。

这所20多年前搬迁至此地的学校为学生制定的课程，包括走入社区、处理日常任务、购买

食物、乘搭公共交通，同时学习生活技能，如个人仪容及资金管理。智障人士在庇护工场接受较简单的工作培训：为耳机进行回收工作、农场种菜等。让他们能自食其力，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在景万岸漫步，不难发现扬善的侠义情怀：通



东姑阿都拉曼肖像，张荔英作品（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此心安处：张荔英艺术展》）



“普令众生、照除痴暗”的普照禅寺

过宗教、坟场、庙宇、特需学校、行为点滴等不同方式展现着。正是民间的互助，为我们的社会谱写着更加美好的篇章。

参考文献：

- [1] About MUIS, <https://www.muis.gov.sg/> accessed 11 October 2021.
- [2] From Villages to Flats (Part 1)-The Kampong Days, <https://rememberingsingapore.org/2012/04/04/from-villages-to-flats-part-1/> accessed 7 October 2021.
- [3] K S Sandhu, A Mani, India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First Reprint 2006),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6. ISBN 9812305734.
- [4] MINDS, <https://www.minds.org.sg/about-us/> accessed 11 October 2021.
- [5] Naidu Ratnala Thulaja, Jawi Peranakan community,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356_2005-01-13.html](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356_2005-01-13.html) accessed 11 October 2021.
- [6] Pachitan-A Vanished Javanese Name in Singapore, <https://rememberingsingapore.org/2016/02/26/kampong-pachitan-vanished-javanese-name/> accessed 7 October 2021.
- [7] Past and Present Cemeteries of Singapore (Part 2)-Malay/Muslim Burial Grounds, <https://rememberingsingapore.org/2019/09/01/singapore-past-present-cemeteries-part-2/> accessed 11 October 2021.
- [8] Stephanie Ho, Javanese community, [singapore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8-06_115832.html](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8-06_115832.html) accessed 11 October 2021.

题图说明：

蔡景万岸的组屋环境恬静，视野辽阔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The Malay Flavour of Kembangan

Kembangan is part of the Bedok sub-district, with around 1,000 public housing units located in Lengkok Tiga, and private homes in the redeveloped Malay kampong site. The best thing about living in the HDB flats in Kembangan is probably the breathtaking and unblocked panorama views.

Among the surviving Malay sights are the mosques, the Islam cemeteries, the MRT stations and the one and only stilt house. The kampong stilt house located at 27 Jalan Sayang is a home and office owned by a notary public who is fluent in Islamic law and Arabic.

Four decades ago, there were three Malay kampongs in the area: Kampong Kembangan, Kampong Pachitan and Kampong Eunios.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city saw the extension of the East-West MRT line to Pasir Ris. The names of Kembangan and Eunios were preserved by the MRT stations, while Pachitan became a vanished term. Today, the former Pachitan village has become HDB flats and condominiums.

At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Pachitan, who originated from East Java, decided to rebuild their homes on the Chinese rubber plantations along Changi Road, with each unit being approximately 300 square metres and rented for \$2 per month. This was the origin of Kampong Pachitan.

The aboriginal Salim used to rear goats and chickens behind his home. Every morning he would open the wooden fence and let the goats out for a stroll. Salim's grandfather even acted as a 'midwife' when the goats gave birth, helping to pull the lambs out of the mother's womb.

A few years before the kampong was dismantled,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Kampong Pachitan' educational project. Library and study groups were set up, volunteer tutors were engaged, and free newspapers were provided to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The authorities resettled the residents in groups to places such as Eunios, Ubi, Bedok, and Tampines. Although relocation had aroused some unhappiness with the government at the time, the residents eventually accepted it as a path to social progress.

Masjid Kassim,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d accommodation for rough sleep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asked civic organisations to complemen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providing 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 (S3P) for rough sleepers, with initial participation from organisations such as the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s well as the Catholic and Christian churche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Masjid Kassim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S3P programme while HDB allocated some vacant rental flats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help manage these premises. The programme was once extended to foreigners who could not return home due to the airport being shut down. A number of families also opened their doors to the needy for free, injecting much needed warmth and graciousness during such an unusual time.

The nearby 41 Siglap Plain used to be the home of the female artist Georgette Chen. However, the former single-storey bungalow has now been replaced by a new house.

Georgette painted the portrait of Tunku Abdul Rahman,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Malaya, who was the Chief Minister at the time of transition to an independent self-government.

The spec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dates back to two decades earlier. In the 1930s, Georgette and her husband Eugene Chen met Tunku on a ship bound for Shanghai from Paris. Tunku was inspired by Eugene's political enthusiasm and idealism and eventually took up politics.

After the end of Second World War, Georgette took her oil painting 'View of Peking' to Penang and eventually settled in Singapore. By the time she painted the portrait of Tunku, she was already teaching at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The colourful light and shadows of the equator and the multi-ethnic and cultural island became the last stop in Georgette's life, a place where her heart was at peace. No wonder Georgette had a Malay nickname "Chendana" (sandalwood).



宗乡总会恢复实体活动 首场大型活动反响热烈

2022端午嘉年华系列活动



文·欧雅丽
图·宗乡总会

5月22日上午，沉寂了两年多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会所洋溢着欢声笑语，因2019新冠病毒疫情而移师线上两届的端午嘉年华今年重回现场。近500名公众参与在宗乡总会大礼堂举行的端午竞赛游戏，反响热烈。除了实体活动外，今年的端午嘉年华也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线上活动，让更多公众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文化魅力。

2022年的端午节嘉年华继续由宗乡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及大巴窑中公民咨询委员会联合主办。借此活动平台，宗乡总会也现场颁发了《源》杂志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以及宗乡总会长期服务奖。

全新的端午游戏蕴含传统文化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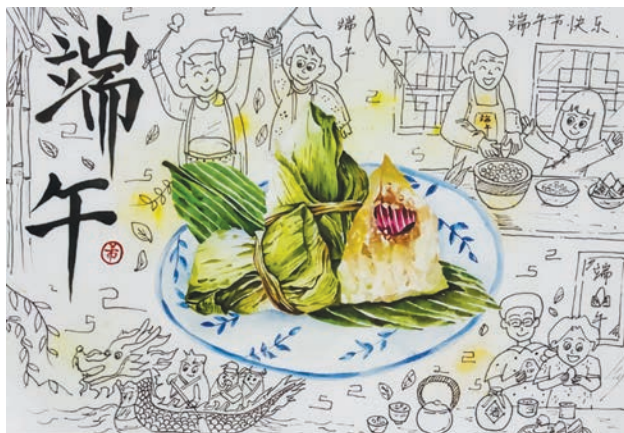
往年的现场端午嘉年华最受欢迎的当属“旱龙舟”比赛，今年主办方推出了两项全新的现场竞赛游戏——夹粽子和博粽子。来自宗乡团体、民众俱乐部和其他民间组织的公众四人一组组成队伍参与游戏竞赛，既包含端午元素又充满趣味

性的游戏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参与者也玩得不亦乐乎。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活动开场致辞时表示，端午节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以弘扬爱国精神和优良的传统价值观为核心，其中也承载着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宗乡总会肩负弘扬和传承华族文化的使命，不断采取创新的方式更是推动华族文化的关键。端午嘉年华这些独特的活动项目融入了中华传统和本地文化的元素，并通过游戏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华族文化。同时，他也



“夹粽子”游戏



儿童及青年线上绘画比赛首奖作品选登，左上是青少年组首奖获得者林恩希作品，获得该组别首奖的获奖者还有黄耀明、庄雅宣；右上是学前组首奖获得者段知之作品，获得该组别首奖的获奖者还有梁洛伊、洪珮真；右下是儿童组首奖获得者刘梓诺作品，获得该组别首奖的获奖者还有黄浩哲、蒋成冠



提到疫情加快了数码化的步伐，也开启了运用科技推广传统文化的新篇章。为了增添趣味性和互动性，今年依然保留了端午嘉年华的线上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把传统文化活动带入社区，吸引更多新加坡人接触和认识本地的华族文化。

今年“端午嘉年华”的线上活动，包括“云上端午文化之旅”，由资深媒体人汪丽贞和宗乡总会青年事务委员会运佳博士带领大家了解端午节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在两个半小时的直播中，最高同时在线人数为500多人，并累计了1200多次来自各年龄层的参与者的观看和互动。还有主办方为了此次活动精心设计的两个全新线上端午小游戏——“答端午十问，识传统佳话”和“甜粽咸粽大PK”。

端午嘉年华另一项广受欢迎的项目是“儿童

及青年线上绘画比赛”，今年的主题是“欢乐端午，幸福家庭”，旨在鼓励儿童和青少年发挥创意，描绘幸福篇章。本届线上绘画比赛共吸引了170名年龄介于3岁到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参与，比赛的网络投票活动投票量达到26万4000多。端午嘉年华活动当天，30名获奖者出席了在宗乡总会二楼礼堂举办的“儿童及青年线上绘画比赛”颁奖典礼，领取奖状和总价值达4000多元的奖金礼券。

《源》杂志“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揭晓

端午嘉年华活动当天，宗乡总会也在二楼礼堂举办了《源》杂志2021年度优秀文化作品颁奖典礼。去年共有六篇散文作品入围该奖项的评选，分别是《漫步加冷河畔》（齐亚蓉）、《遇见2020》（陈雅恩）、《乌鸫的联想》（许利华）、《南洋骑楼漫想》（厉菁）、《寻找》（林锦），以及《相见时难别亦难》（赵宏）。经过评审的评选，《南洋骑楼漫想》脱颖而出，获得“2021年



《源》杂志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得主厉菁（左四）与入围作者林锦（左二）、齐亚蓉（左三）、许利华（右三）、赵宏（右二）和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左五）、两位评审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主任罗福腾教授（左一）、《源》编委主任严孟达（右一）合影

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获奖作者厉菁曾在中国做中学教师，来到新加坡之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也开始与文学创作结缘。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这次获奖也是圆了她的一个文学梦。同时她也希望此次获奖能为在华侨中学高中部修读双文化课程的儿子树立好的榜样，激励他把华文学好。

《源》杂志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创设于2016年，其目的是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入选作品按期刊登在《源》杂志上，每年从入选的6篇作品中评出优胜者。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颁奖嘉宾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致辞时说：“设立这个奖项，不仅是鼓励更多作家为本地文坛进行创作，也是为了确保华族文化的传承能够延绵不绝，持续发展。”

19名执委和职员获颁宗乡总会长期服务奖

宗乡总会也在同一天在二楼礼堂举行了宗乡总会长期服务奖。这个奖项是表彰多年来在宗乡总会尽心尽力服务的执委会委员和秘书处职员，19名宗乡总会执委获得表彰，他们是刘源山（35年）、沈世兴（32年）、杨亚生（20年）、梁端（19年）、黄诗评（17年）、吴纬总（17年）、李叶明（12年）、罗斌（12年）、严孟达（11年）、韩进元（11年）、运佳（11年）、吴官霖（11年）、王华磊（11年）、许亚送（11年）、吴倬慧（11年）、钱佩琪（11年），以及3名宗乡总会秘书处职员获得奖项，分别是林珠娣（23年）、梁美玲（13年）和张采娣（11年）。

题图说明：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左八）和秘书长吴绍均（左九）与宗乡总会长期服务奖获得者（4位获奖者因故缺席）合影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群策群力 发展宗乡事业

宗乡总会会员团体领导交流会

文·欧雅丽
图·编辑部

为了加强与会员团体的交流与合作，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分别于5月24日、6月7日和6月9日在南洋普宁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和新加坡福州会馆举办了会员团体领导交流会。3场交流会共吸引了来自113个会员团体的262人参与。

各会员团体的代表们各抒己见，围绕引进新血、加强合作、回馈社会及科技转型等四个方面探讨宗乡团体如何更有效地发展会务。这是宗乡总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首次走出总会，主动到各个会馆聚集区与会员团体交流沟通，通过交流会这个平台聆听会员的心声，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各会员团体也利用这个机会分享各自发展会务的经验，互相借鉴与学习。

注入心血 创新思维

吸引年轻人加入宗乡团体仍是交流会关注的一大重点。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致辞中指出，根据宗乡总会在2021年第四季度进行的会员团体调查显示，目前总会的会员团体中只有39%的团体设有青年团，27%设有妇女组。而大多数设有青年团和妇女组的会馆，它们的会员增长的百分比都有两位数的增长。他相信如果会馆有了青年人和妇女的参与，定能擦出新的火花，为会馆注入新的元素。

在引进年轻人方面，晋江会馆一直走在前面。在首场交流会中，刚刚卸任晋江会馆会长一职的卜清锺表示，晋江会馆比较年轻化，刚



5月24日在南洋普宁会馆举办的首场交流会

刚获选的新会长张振铭也很年轻，只有46岁，在会馆和基层社区参与很多活动，有丰富的社团经验。会馆董事会的人员构成要有一个平衡，需要老中青三代，年轻人要懂得尊重长辈，吸取长辈的经验。

南洋罗氏公会总务罗斌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南洋罗氏公会有针对不同年龄层的活动，会馆会颁发奖学金给小孩，让他们从小对会馆产生一种亲切感。等他们到了三四十岁，事业稳定之后自然会走进会馆；对于年长的会员，会馆会颁发度岁金，让他们感受会馆的温暖；而对于中年人，会馆则会组织一些适合家庭出游的活动，吸引他们参与。

在设有妇女组的会馆中，潮州八邑会馆的妇女组很有特色。它的成员大多是专业人士，有些是参加过新加坡潮州美姐选美赛的参赛者。在福州会馆举办的第三场交流会中，潮州八邑会馆妇女组副主任陈怡辉分享了她们的经验。该会妇女组的成员非常活跃，参与策划了很多会馆的活动。

曾荣获宗乡总会2019至2020年度“宗乡杰青奖”鼓励奖获得者厦门公会的郑明财也代表青年人表达了看法。他认为年轻人要为会馆多付出一些，这样才能得到老一辈的信任，有了信任，他们才会支持年轻人做事。会馆要吸引年轻人，就要多主办一些由年轻人主导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会拉一些朋友参加，进而让年轻人走入会馆，了解会馆。

携手同心 推进合作

承办第一场交流会的南洋普宁会馆所在的芽笼地区聚集着很多会馆和其他社团。芽笼29巷的十几家社团多年来共同举办庆中秋活动，还邀请异族同胞参与，成为一项特色活动。蔡其生会长以此为例，鼓励宗乡团体通过与其他社团举办活动，增进社会各界之间的凝聚力。

宗乡杰青奖首届获奖者、来自冈州会馆的黄钰清分享了她在广惠肇碧山亭办跨社团活动的经验。广惠肇碧山亭有16间广东属会馆成员，黄钰清联合这16间会馆的青年人于2018年发起举办推广广东和客家文化的“好嘢节”嘉年华，通过美食、游戏和武术表演等活动，吸引年轻人了解广客文化。她认为，不同会馆的年轻人可以集思广益，做更多的事情。

本地新移民团体江苏会会长周兆呈也分享了他们联合其他会馆做公益活动的例子。在江苏会成立之初，就与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九龙会联手成立“社会公益联盟”，整合宗乡会馆和新移民社团的优势，搭建公益平台，推动社会公益事业。迄今已经举办了多次社会公益活动。

除了社团间的合作，也有一些与会的小型会馆领导人提出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没有活动资金、没有人力等，希望寻求宗乡总会的帮助。对此问题，宗乡总会秘书长吴绍均表示，总会也在考虑成立一个共享秘书处，可以协助会馆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



6月7日在南洋客属总会举办的第2场交流会上，惠州会馆副会长范力铖分享经验



6月9日在新加坡福州会馆举办的第3场交流会上，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致辞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华社先辈历来有热心公益的精神，肩负着贡献社会的使命。在交流会上，蔡其生会长鼓励更多会员团体走入社区，积极投入公益与慈善活动。

九龙会会长陈文平介绍了九龙会走入社区，带领会员在社区做慈善的经验。周兆呈会长也表示新移民移居本地后，受益于新加坡社会，因此很多也想积极回报社会、参与社会。所以在江苏会成立之初，就希望打造一个帮助新移民参与回报社会的活动的公益渠道。成立以来，也组织了很公益多活动，比如疫情期间江苏会就联手教育部通过社会公益机构The Rice Company帮助12所学校的弱势家庭学生，在疫情阻断期间得到应有的教育和食物。

晋江会馆新任会长张振铭也担任新加坡张氏总会副会长兼青年团团长，他也介绍了张氏总会青年团的义工活动。他带领张氏总会青年团团员们去帮助住在红山一带的一房一厅的老人。年轻人利用会馆这个平台参与社区活动，他们也愿意参与进来。

蔡其生会长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愿意参与公益活动，会馆也可以通过这类活动吸引年轻人。这些公益活动能让年轻人觉得参加这个组织很有意义，宗乡团体也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提升整个华社的形象。

采用科技 提高效率

在谈到帮助会员团体转型的问题时，蔡其生

会长力推宗乡总会专门为属下会员团体打造的“电子管理系统”。他说：“会馆可以通过电子管理系统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一些会馆可能会在转型方面有所顾虑，比如担心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去维持一个系统，员工学习运用系统比较慢，担心内部资料外泄等。加入总会的这一计划，将由总会的系统管理部门统一负责维护，会馆之间的账户也是绝对独立的，非授权人士，包括总会秘书处都无法查看会馆资料。总会还可以协助培训员工等”。为了增进会员团体对电子管理系统的了解，宗乡总会也邀请电子管理系统的业者到交流会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

琼崖王氏祠会长王振胡现场分享了他们使用电子管理系统的心得。他表示，开始打算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理事们也有意见，因为将原来的资料转移到这个系统是个大工程。后来负责该系统的业者帮他们完成了转移，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确实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价格也很优惠。他推荐每个会馆都应该采用这个系统。

在利用科技转型方面，除了使用电子管理系统，惠州会馆副会长范力铖也提出很多年轻人想要参加会馆，但是找不到会馆的信息。许多会馆的网站和社交媒体需要提升和完善，应该利用这些平台，将会馆的历史、故事和传承的精神传达出去。这方面也可以让会馆的年轻人多贡献一点，在科技方面帮助会馆转型。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善于创造人生角色的郭颜开



文图·章秋燕

至今戏剧圈前辈们提起1960年南大戏剧会演出的《第一个微波》，都会说那是剧坛介绍印度戏剧的重要开端。但是该剧的导演郭颜开当年南来，在海上经历的可不是微波粼粼、漾影依依的平静。

今年高龄88岁的他，很清晰地记得1939年6月21日侵华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对汕头市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在印尼。被日军抄家后，母亲果断决定尽快下南洋，与亲人团聚。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妇孺，搭上了最后一班日军允许离开的货轮到香港，在香港再搭另一艘货轮到新加坡。货轮上没有客房，只有鸡鸭猪，那是供给职员食用的牲畜。6岁左右的他，就被安排睡在一头母猪旁边。

渺渺天际，茫茫大海，让年幼的郭颜开对未知的将来充满想象。父亲和叔叔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也有日军吗？会时刻在刀尖下担惊受怕吗？早上也吃稀饭稠粘而又隐约可见米粒的潮州“糜”配“杂咸”（潮汕冷盘，包括橄榄菜、银鱼、黑豆、腐乳等）吗？在风浪里颠簸了十几天后终于来到新加坡，上了码头便被送到龟屿隔离两周。隔离结束后，母亲带他投靠做米郊商（同业进出口组织的名称）的姑母。暂住数日后，便又搭船到离新加坡只有约50公里的印尼丹戎檳榔。父亲和叔叔当时在印尼做土产甘蜜和树胶生意，一家人团圆了。幼年的郭颜开开始了人在异国的生

活，体验着这个和故乡截然不同的环境。在渔村里的新奇事物，养成他良好的观察能力和应变能力。

和平后，父亲把郭颜开送到新加坡，寄居在姨妈家，姨丈便是新加坡先驱画家陈宗瑞。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潮汕人子弟一样，到端蒙学校上学，插班进入三年级。小学毕业，他先后到中正分校和总校去，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中正中学的学生在校长庄竹林博士的鼓励下，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尤以戏剧活动搞得有声有色。1952年演出李健吾的《青春》、田汉的《南归》等剧，大获好评。1953年演出曹禺改编的《家》，更是学生戏剧登峰之作。郭颜开加入中正戏剧会的后台工作，结识了多名戏剧界前辈，如王秋田、刘仁心、朱绪和黄天能等。近距离窥探前辈运筹帷幄怎么排戏，后台工作怎么环环相扣。目睹才华洋溢的学长与同学如白淑銮、吴敬钿、高金凤等的精彩演出，观察他们怎样在排练中一步一步创造角色。

《钗头凤》为南大筹得万余元

1955年高中毕业，郭颜开进入南洋大学，报读的是地理系。当时南大学生会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各种各样的小组，组织合唱团、舞蹈团、戏剧会等，郭颜开是文娱小组的活跃分子。那个年代，殖民地政府对文艺活动严加管控。同学们为了避免碰钉子，把焦点转向获得批准率较高的古装戏，最后选了魏于潜的《钗头凤》。全剧以陆游和唐蕙仙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陆游的爱国情怀为副线。“我们当时都是戏剧的门外汉。谁也没有当导演的经验。那时要请外人来指导也有困难，毕竟当时交通不便，南大很远。大家都推来推去，没有人愿当导演。最后就推到我这里来，推托不了，我只好答应。开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大家齐心协力，精诚合作。”

导戏只有零经验的郭颜开，该怎么导演《钗头凤》呢？对他来说，导演的第一个职责是启发演员进入角色。原来他在中正念书时，市面上有一些戏剧理论的书。为了要了解演戏是怎么回事，他买了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戏剧和表演理



《钗头凤》静因师太（关丽贞饰演）受贿赂，趁唐琬（胡南飞饰演）睡着剪发

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文翻译本。这是当时苏联第一本系统地总结表演艺术的论著。郭颜开说：“这本书启发我排戏的方法。从感受行动、情绪掌握的过程中，协助演员创造角色。帮助演员领悟从认知到理解到行动的整个过程，是导演的职责”。王秋田和刘仁心等人也从旁指导，一步一步完成《钗头凤》的二度创作。在导演《钗头凤》时，遇到的难题不胜枚举。因为是古装戏，要讲究站姿、手势、动作、身段。从服装到化妆等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些接下任务的演员，都是勇于接受挑战的年轻人。他们在排练场上一一点一点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充满友爱与乐趣。

《钗头凤》是南大戏剧会庆祝南大落成、为南大筹款的演出，也是华语剧坛一个古装大戏，因此备受外界关注。当时，三家报馆（即《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几乎天天都在报导《钗头凤》的演出，毕竟这是华语话剧发展史上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演出。在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每场座无虚席，为南大筹得一万四千余元。

跨文化戏剧的《第一个微波》

《第一个微波》是郭颜开南大毕业后导演的戏。他之前考察印度的经验，对他导演这部华语印度剧很有帮助。1959年1月5日启程的印度之旅，史地系同学在许云樵副教授带领下，乘渡轮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印度。全团36



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前排左七）会见南洋大学史地系师生（郭颜开为前排左三）

人，浩浩荡荡。有许老师沿途讲解、同学们陪伴，他兴奋地从所见所闻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学习应变。看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泰姬陵、目睹恒河边以花布包裹的尸体和“恒河晨浴”的人群，无论哪个城市，都有大量乞丐。底层人民的穷苦与贫困让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对他排《第一个微波》有了一定的帮助。

排《第一个微波》时，郭颜开白天在文化部工作，晚上赶去南大排戏。郭颜开是到上海书局看书时买到这个剧本，同学们都赞成把它搬上舞台，作为跨文化戏剧演绎的尝试。“我借鉴了在印度旁遮普的生活体验，对这部印度剧多了一份情感。故事说农民在放高利贷者的剥削下，苦不堪言。后来一名教师来到这个村庄，改变了农民逆来顺受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这部戏很接地气，民间语言鲜活。例如‘你就像那个老母鸡，呱呱地叫。’诸如此类的台词比比皆是。”他也非常感谢一名孟加拉商人给剧组的帮助。这个热心人为大家讲

解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动作、包头巾和穿萨丽（saree）的方法，还把把用麻绳扎的吊床借给我们，让戏的印度色彩更为浓郁。”

“人民联欢之夜”走遍新加坡

在文化部工作的郭颜开，热情地投入了在拉惹勒南部长领导的推进文化认同群众文化运动。在隶属新加坡政府宣传部的文化活动小组（cultural activity section）里，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到乡村放映电影宣传片，让民众更了解政府政策。这是最草根最基层的群众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参与了文化部长拉惹勒南、文化部政治秘书Abdul Rahim Ishak、宣传部主任Mani和一名年轻的马来议员Baharuddin Ariff的多次会议，讨论如何打破种族之间的藩篱、建立国民身份认同。他以华人的视角，热烈参与讨论。后来，郭颜开被委任直接参与两项重大的文化建设的项目：一是建立一个有重要象征意义、唤起国家意识的国家剧场；二是参与覆盖面广的“人民联欢之夜”（Aneka Ragam Rakyat）。

随即而来的又是一连串的问题，去哪里找那么多人和团体来表演？在哪里有舞台可以表演？表演什么节目？经过多轮讨论后，决定到会馆、戏班、文艺团体、校友会、华校毕业班同学叙别会找节目和找演员。“当时活跃于舞蹈界的梁巧珍也积极协助，去找参与演出而认识的朋友，邀请他们积极参与。在一次一次到植物园、政府大厦、三巴旺或在一些没有舞台的地方，如罗厘车舞台的演出中，同台演出的异族同胞也慢慢相互认识和相互欣赏。友谊就是在一起做事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郭颜开(右)受邀出席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中)的晚宴

万众一心建国家剧场

郭颜开回忆道：“我记得1959年底，拉惹勒南部长首次提出兴建国家剧场的构想，选定的地点是加冷公园。然而，后来修建加冷公园的费用太昂贵，最后选定了福康宁山脚。1960年5月，文化部邀请五名建筑师提呈设计蓝图，以比赛方式挑选设计方案。最后是黄匡国（Alfred Wong）的设计图获得青睐。政府发动群众支持“一元一块砖”的纸砖。政府也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鼓励大家积极捐款。这个官民共建国家剧场的号召，获得人民的热烈回响，纸砖售卖共筹得了120多万元。”在这样的背景下，耗资220万元兴建的国家剧场就此诞生了！这座国家剧场能容纳3460名观众（3420张椅子，另有40张灵活添加的贵宾席），悬臂式屋顶，独树一帜。

国家剧场开始兴建时，文化部成立了开幕礼工作小组，郭颜开是成员之一。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组织东南亚文化节的难度可想而知。结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1963年8月8日，还没来得及盖上屋顶的国家剧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和盛大的东南亚文化节。邀请嘉宾来自11个亚洲国家，包括南越、泰国、北婆罗州、马来亚、香港和菲律宾等，大约有1500位艺术家。其中令人瞩目的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长女帕花黛维的古典舞节目……

吴宝星医生出任国家剧场主席，受时任财政部长的吴庆瑞博士委托组织国家剧场交响乐团。既有交响乐团，也该也有华乐团。当时，郭颜开巧遇一位出身自汕头艺术学校、不久前跟着银星艺术团来演出后留下的年轻人郑思森。他当时在乌节路的北京酒楼表演，表现优异。他把郑思森推荐给上司。经领导面谈后，年轻的郑思森成为国家剧场华乐团的第一个指挥。来自行动党中央文化局的好多乐手，也转而加入国家剧场华乐团。Paul Abisheganaden担任顾问的交响乐团和郑思森指挥的华乐团，在三个月后举行了首演，为新加坡音乐史写下新的一页。

郭颜开说：“国家剧场承载着建国一代和生长在建国时期的一代国人太多美好而难忘的



1964年，郭颜开获得尤索夫·宾·伊萨克总统颁发的PBM勋章

共同记忆。它不仅是那一代人接触、观赏与从事文化艺术的重要舞台，更是他们培养艺术鉴赏力，看尽世界一流表演的历史场景。这是一座属于人民的剧场，我有幸在开创年代为国家剧场服务，深感荣幸。”郭颜开在国家剧场服务期间的出色贡献，得到政府的表扬，1964年获得尤索夫·宾·伊萨克总统颁发的PBM勋章。

1970年，郭颜开离开了工作10年的文化部，转换跑道在海外做点小生意。不在于生意上的飞黄腾达，而是在找机会云游四海，开拓视野。为自己寻找人生的新角色。我很好奇地问这位88岁的长者，何以能鹤发童颜，健步如飞。他淡然一笑：“也许是学习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 yoga）和太极多年的缘故吧？”平时，他也散步，一般是日行5000-7500步之间。除了运动外，郭颜开积极阅读，他在网上看各种各样的书与资讯，一天可花上9个小时在手机上读书。

也许积极乐观、生活简单；善于感受行动、善于掌控情绪、善于创造人生的角色。这就是他身体健康的秘诀吧。

（作者为本地戏剧爱好者）

从低音提琴手到乐团指挥

李诸福的音乐之路



文图 · 郭永秀

从华乐到西乐 从业余到专业

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许多音乐家都是自学的，凭着天生对音乐的敏感以及勤奋好学、努力不懈、孜孜不倦地在音乐的园地里耕耘。有些人被淘汰了，却还有一部分仍然不弃不离，几十年来无怨无悔地一直走到今天，在乐坛上继续发光发热，为乐坛增添许多异彩，也直接和间接地培养和影响了年轻一代加入音乐的大家庭。李诸福（69岁）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就听过李诸福的名字，我们都曾经参加过当时的人民协会华乐团，但是参加的时间不一样，我离开以后他才加入，可以说是擦肩而过。之后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交集，真正认识李诸福应该是在千禧年之后。

2006年，我受邀成为东艺合唱团的音乐总监暨指挥，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合唱指挥工作。东艺合唱团集合了新加坡许多合唱团中较佳的演唱者，是一个具有实力的合唱团，也是当时唯一的男声合唱团。前指挥吕政成先生逝世多年，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停了好多年。受邀成为指挥之后，我开始积极重编和创作一些歌曲给合唱团，并举办多场音乐会。为了使音乐会的呈现方式更多样化、更能吸引人，除了钢琴伴奏以外，我也经常加入其他器乐伴奏，其中比较常用的乐器就是西洋弦乐。

第一次和诸福合作

2004年，诸福和几位专业音乐家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弦乐团——CAMERATA，团员有吴毓逊医生，也邀请了保加利亚籍小提琴家Ivan Peev担任乐团首席。在新加坡，人们对巴洛克音乐的认识不多，也比较少有类似的演出，他带领乐团举办了很多场音乐会。



2004年12月12日，李诸福创立CAMERATA专业室内乐团



2006年，李诸福创立拉丁马士弦乐团

2006年，李诸福在拉丁马士民众俱乐部成立了一个为不是专业的演奏者而设的乐团，叫拉丁马士弦乐团（Radin Mas String Orchestra），由他负责指挥。他为乐团特别编曲并训练、排练、讲解、安排演出。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而暂停，但和团员一直保持联系，希望疫情过后还能举办音乐会。

2006年，我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了一场个人声乐作品发表会——《给我一个美丽的世界》，邀请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乐系的赵登营教授，带领他的7位高足到新加坡演唱。为了使演唱会增添色彩，除了钢琴以外，我也邀请了拉丁马士弦乐团来伴奏，取得极佳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在音乐上和诸福合作。

而接下来东艺的许多演出，只要有机会，我都会邀请诸福来和我们合作。例如2012年我在滨海艺术中心指挥近200人的联合合唱团，演唱自己创作的大型合唱曲《宣统那年的风》，伴奏的就是诸福所指挥的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2017年我指挥新加坡福建会馆合唱团在南洋艺术学院李光前剧院举行了《薪火相传》音乐会，也邀请了诸福指挥的弦乐团。弦乐也好，交响乐也好，肯定比单独用钢琴的效果好了许多。

谈得来的朋友 性情中人

几次和诸福合作，彼此慢慢地熟络起来，有时候为了讨论演出，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谈几个钟头。我发觉诸福平时不多话，但碰上谈得来的朋友，也可以滔滔不绝，谈到音乐更是眉飞色舞。我们可以从华乐谈到西乐，从乐器演奏谈到整个乐团，从个别的音乐家谈到作曲家的作品，

不同指挥的处理方式和风格……总之，话匣子一打开两人就可以畅谈各自对音乐的看法、对古典音乐、现代音乐、华乐、歌唱、歌剧等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以及在现实中指挥乐团和合唱团所碰到的种种问题。

多次攀谈之后，发觉诸福也是性情中人！出生自华校的他，虽然从早期搞华乐，过渡到后来的西乐，但他并没有像一些人一样鄙视华乐，而是认为两种音乐形式各有其特长和特色，应该并存，也更能符合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特色。所以他的学生有的在华乐团中，也有在管弦乐团中。

诸福于1974年加入人协华乐团，是第一批11位专业团员中的一位，与唐锦成一起拉革胡。当时乐团中所有团员都看简谱，他和锦成却决定改用五线谱，并摒弃革胡，改用大提琴（Cello）和低音提琴（Double Bass）。事实证明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对的、具有远见的。

留英的日子不容易

1978年林哲源接掌人协华乐团，提倡玩华乐的人也应多学习一种西洋乐器，免费为团员开办小提琴班，诸福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有一段时间人协华乐团由大提琴家傅金洪担任指挥。傅金洪推荐他进入新加坡交响乐团。经过指挥朱辉的试音后，颁发给他到英国学低音提琴的助学金。其实同个时期台湾一间音乐学院也录取了他，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到英国去。

1979年9月，诸福到了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主修低音提琴，副修钢琴。留学英国的日子真不容易，英国生活费很贵，诸福是靠政府每个月寄



1981年，李诸福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与同学们合影

来的钱生活，物价房租天天在涨，尤其是交通费，地铁、巴士都很贵。所以很多时候他要到哪里都是走路，地方真的太远没法子走路才搭车。

虽然学习的日子很艰苦，但很充实。第一年为了改正一些基础的演奏技巧，练习曲练得比较多；第二年就侧重于交响曲，几乎所有的交响曲都要练习，尤其像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这些古典乐派的作品，特别着重。学院有5个乐团，诸福都有份参与，每个星期大约有三首交响曲要练习。加上协奏曲、歌剧、现代音乐，也真够忙的。第三年就强调独奏曲的部分。由于诸福的体格比较小，手也比人短，乐曲的高音部分很难达到，有时弄得全身酸痛。所以他很清楚自己当不了独奏家，只能当一个普通的演奏员。

伦敦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音乐家、指挥家、歌唱家的演出，无论如何都得留出时间和经费去听、去看。他看过小征泽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朱滨马塔尔指挥纽约爱乐、听了马友友的独奏会、出席了Gary Karr（世界最伟大的低音提琴家）的大师班。这些都让他大开眼界。

学成归来到新加坡交响乐团

1982年诸福学成回来，马上就到新加坡交响乐团报到。新加坡交响乐团年均一百多场音乐会，演出的曲目也非常多样化：从古典乐派、浪漫乐派、民族乐派的交响曲，到现代乐曲、歌剧、芭蕾舞音乐、电影音乐等，几乎都有涉猎。

世界三大男歌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女歌唱家卡纳娃的个人演唱会，也由乐团伴奏。还有钢琴家傅聪、殷承宗、石叔城；小提

琴家林昭亮、大提琴家马友友；指挥家黄贻钧、林克昌……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二胡演奏家王国潼、中国歌唱家胡松华、汪燕燕，都曾经与新加坡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作曲家谭盾还亲自指挥了他的音乐作品；前英国首相希斯也来指挥过一场音乐会；新加坡前总统王鼎昌先生也曾经指挥了乐团。

诸福告诉我：“真荣幸能和这么多著名音乐家有互相合作的机会，虽然没有很深入去了解他们的世界，但从几个小时在台上的排练演出，看出他们都是那么认真、诚恳、谦虚，完全没有架子。马友友来演出，一直说：跟你们学习。非常感动，也非常温暖。这就是艺术家的风范，艺术家的修养。”

诸福在新加坡交响乐团任低音提琴手，直到2002年离开为止，服务了20多年。离开交响乐团后，诸福有更多时间可以参与别的演出。没有了束缚，他的世界更加广阔，经常接受不同音乐团体的邀请，或演奏、或指挥，在不同的场合大展拳脚。

西洋歌剧迷人之处，是那缠绵凄美的旋律，加上那丰富的和弦，强烈的音响效果，一旦爱上，就不能自拔。诸福离开交响乐团后，加入了新加坡歌剧院，已经有十多年了。差不多所有最著名的歌剧，都上演过：卡门的狂野，蝴蝶夫人的曲调，是那么赚人热泪……

任青年训练乐团指挥

1983年，诸福跟以色列指挥家Ricklis学指挥，收益良多。1985年他接受邀请，成为亚洲音乐营（Asian Music Camp）的培训员。后又受青年乐团的邀请，担任Vivien Goh指导的弦乐小组指挥。他担任青年乐团属下的青年训练乐团指挥，先后共20多年。由林曜负责指挥的青年乐团，有时也由他代排练。

一般诸福与乐队排练的时候多用英语，因为大多数团员受英文教育，有时还有一些外籍人士。除指挥乐团以外，他私底下教学生则多用华语。他经常向学生说：“虽然音乐中有许多外语如英语、意大利语，但我也会用华语给你们讲解。我们都是华人，一定要学好华语。”虽然在英语世界中打拼，难能可贵的是，诸福对自己的母语仍然念念不忘，不离不弃。

诸福也受邀在布莱德岭交响乐团担任演奏、指导和指挥。2004年，他指挥了一场《华族乐曲之夜》，由二胡演奏家王桂英担任二胡领奏《红梅随想曲》及多首中国乐曲。这也是至今该乐团唯一的一场中国音乐晚会。之后约每两年，诸福都会受邀为布莱德岭交响乐团指挥音乐会。

2011年5月新加坡音乐家协会成立，我是创会副会长。后来诸福也加入成为另一位副会长之后，和我的交流也更频繁了。由于我们年龄相仿、理念相同、为人处世之道也很接近，所以相交甚笃。为了配合演出的需要，音乐家协会成立了交响乐团，诸福也就任指挥之职。

指挥黄河大合唱巡回演出

李诸福回忆说：“新加坡音乐家协会成立，我受邀加入协会，并成为协会副会长。这是我离开交响乐团后第一次参加的民间组织，也认识了新加坡知名的音乐界人士如李煜传先生、郭永秀先生、李伍华先生、黄彩鸾女士等。我希望能够协助新加坡的音乐界做一点事。协会至今有主办过几场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型音乐会，都很成功。”

2018年音乐家协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了全套8个乐段《黄河大合唱》，加上《黄河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最大的挑战了。幸好有多位音乐家协会中的合唱团指挥，及多位马来西



2004年，李诸福指挥布莱德岭交响乐团《华族乐曲之夜》，王桂英二胡独奏

亚合唱团指挥的协助，音乐会非常成功。

2019年底，在音乐家协会会长傅春安先生的筹划下，11月份在冠病锁国之前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会，汇聚了新加坡最好的学校合唱团，最著名的本地歌唱家，诸福也挑选了一班优秀的演奏员，指挥了本地创作的音乐及著名的歌剧选段。该音乐会再次印证了我国的音乐人材是优秀的，具有高超的水平。

诸福说：“我从学习华乐开始，后来跨入西乐，从事专业演奏、教学、指挥工作这么多年，对音乐这门艺术算是有了深入的了解。说它很简单也不过就是那几个音，却又那么复杂，节奏更是千变万化，要真正了解个中的奥秘，穷一世人也只能窥探其中一二。这就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推动力。学音乐一定要严肃，持之以恒，没有捷径。”



2018年3月10日，李诸福指挥《黄河大合唱》

学习音乐之路

诸福回忆起学习音乐之路，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小学时开始自学口琴，中学时学习二胡、笛子，并在学校组织小乐队，编写简单的乐队谱，还去参加电视台的音乐比赛。他还同时开班教导低年级的同学拉二胡，负责指导二胡小组的练习。当时蓝营轩、易有伍、黄珊等人都是组员。后来，他们都成为了二胡界的佼佼者。

过后诸福开始研究大二胡（大革胡），并把它加入了乐队里，作为低音声部。国民服役时受邀加入了新成立的，由颜明春先生指挥的后备军人协会华乐团。乐团需要有低音部，他就在乐队里用西洋低音提琴来演奏，发现效果比大革胡好。从此他开始认真学习演奏低音提琴。那是1973到1974年的事。

那时候，新加坡并没有真正演奏低音提琴的人，更没有老师可以请教，都是靠自己摸索，从有限的书本去寻找、学习演奏的方法。诸福也开始学习大提琴，并用大提琴的演奏法来演奏低音提琴。虽然绕了一大圈路，但还是得益不浅，演奏技巧大有进步。

音乐圈中的趣事

1991年他跟新加坡交响乐团去了欧洲巡回演出，来到了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Istanbul）。因为坐了一整天的车，大家都非常疲惫，进入旅店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倒头睡了。隔天早上起来，竟然看见有几个同行的团员，睡在路边。起初他还以为他们喝醉了酒，没回房睡觉。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昨天晚上发生了强烈地震，床晃动得厉害，而他自己竟然睡得像死猪一样。

另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2002年，是一场在柬埔寨吴哥窟（Angkor Wat）神庙前为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的独唱会伴奏。中午正当要排练时，赫然发现天空有一大群昆虫到处乱飞，有的停在乐谱架上，有的停在乐器上，更有的飞进大家的衣服里，搞得大家一团乱。后来把灯给关了，昆虫渐少，又再开始排练。歌唱家用手帕捂着嘴巴，生怕有昆虫飞进嘴里。

傍晚时分，大家穿上燕尾服、带了乐器、上了巴士，一路有军队护送。到了目的地，大家不约而同往天空看去。奇怪的事发生了，天空一片



晴朗、灯光灿亮、人潮攒动，一片热闹景象，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首歌剧序曲过后，独唱家大方地走上舞台，一首接着一首歌的演唱，观众热烈的掌声响彻了整个森林。原来在他们排练完离开后，有一支军队向着天空喷射了杀虫剂，确保不让一只昆虫飞入演出场地。

教学也是一门艺术

有人说能演奏不一定能教，的确如此。教导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年诸福学习音乐找不到老师，所以学成回来后，就希望能教导年轻的学生，并把这事当作是一生的使命。除了到中学、大学去指导青年管弦乐团、华乐团、铜乐团以及弦乐团，只要有学生要学低音提琴，他都会尽量去指导他们。直到今天，他还在教学。现在有很多学生是他早期学生的孩子。除了教学，他也为新加坡青年乐团组织、训练乐团，后来乐团逐渐壮大，成了大型的训练乐团，他便成为大型训练乐团指挥。他指挥这个乐团已经有25年了。许多团员已经成为专业的音乐家、指挥家。这是诸福最感到骄傲和欣慰的事。

纵观李诸福的一生，都在音乐圈中打滚。他具有早期华校生的拼搏精神，还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性格。从华乐到西乐，从低音提琴到乐团指挥，从业余到专业，李诸福凭着他个人的毅力和坚持，在乐坛中屹立不倒，成为每个爱乐者的典范，值得我们钦佩和尊敬。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音乐家）



华盛顿精神



文·尤今

图·编辑部

华盛顿六岁那年，父亲送给他一把小斧头，斧头亮光闪闪，看起来无比锋利。小华盛顿拎着小斧头，意气勃勃地跑到花园去，他看到了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来了个“牛刀小试”——手起斧落，樱桃树应声倒地，小华盛顿乐不可支。他的父亲回家后，惊见心爱的樱桃树被砍倒了，大发雷霆。小华盛顿看到父亲脸色铁青，明明知道实话实说会遭致严厉的惩罚，可他还是鼓起勇气，说道：“爸爸，樱桃树是我砍的。”父亲见小华盛顿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非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大大地夸奖了他的诚实。

上述这个流传久远而家喻户晓的故事，常

常被老师引为范例，要求学生勇于认错，还一再强调“坦白从宽”。那么，如果为人师表者在教课或者处理事情时犯错，是不是也应该向学生坦白认错呢？

说说一则让我至感尴尬的事。

有个晚上，我在大厅里备课，父亲坐在桌旁全神贯注地阅读《尼赫鲁传》。我发现课文里有个字，我不太清楚读音，便顺口问父亲：

“爸，三点水的偏旁，加上卓越的卓，应该怎么念？”

父亲恋恋不舍地把目光由书里调开，抬起头来，问我：

“是不是泥淖的那个淖？是不是烂泥、泥坑的意思？”

“是啊，是啊！”我点头应道。

“它的读音就是卓嘛！”父亲明确地应道。

“哦。”我又再问：“它的汉语拼音是不是zhuo，读上声？”

“是的。”父亲说着，重又进入了尼赫鲁的国度里。

我慎重地用红笔在“淖”这个字旁标上了读音“zhuo”，还默读了几遍，以便它能在脑子里牢牢生根。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信心满满、声音洪亮地对莘莘学子说道：

“华文字，是由不同的部首组成的，而许多字的读音，是可以遵循‘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这个大原则的；就像这个字‘淖’，就和‘卓’的读音一样，念zhuo上声。”

学生纷纷拿起笔来，把读音清楚地标注在课本上。

当天傍晚回返家里，神色焦灼的父亲从房间里冲了出来，一脸歉意而又满脸尴尬地对我说道：

“阿今啊，真对不起！昨天你问我的那个字，不念卓，它正确的读音应该是nao，念入声，与热闹的‘闹’字同音！”

“什么！”我吓得差点昏厥在地。

“过去，这个字我一向自以为是地念成zhuo，你要教书，我应该查查字典才告诉你，爸爸实在太大意了！对不起，对不起！”

父亲一叠声地道歉，同时，郑重地嘱咐我，次日一定要逐班去道歉、去纠正。

其实，就算父亲不说，我也绝对会这么做的。

身为教师，如果在教学上犯了错误，真诚地向学生道歉，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学生的负责。在处理其他事情上，也是一样的——一旦发现自己做错了，我便会设法“拨乱反正”。

说说一件宛如疙瘩般长在心上的往事。

在初级学院执教时，有一回，一名男学生詹建国（化名）给我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心中的不满。

信里，他如此写道：

谭老师：

最近，我被一件事烦扰，班上有个女同学吴琴彤（化名），私下向她的好朋友陈文菊（化名）透露了她喜欢我，没有想到，陈文菊居然将这件原本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告诉了许多人，现在，弄得全班同学知道了，大家天天为这事起哄。有一回，一个调皮的同学还模仿她的笔迹，给我写肉麻的情书，当众高声念出来。这样无聊的恶作剧，使我非常生气，但又奈何他们不得。

实际上，我和吴琴彤根本没有任何交往，我对她既没有恶感，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我目前一心一意只想专注于学习，任何不确实的谣言，都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干扰。

现在，我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恳求您不要参与这个让我难过的恶作剧。

最近，有好几次，我发现您让我回答问题而我答不出时，您便说：请琴彤回答吧！当全班同学笑得前俯后仰时，您也笑。接着，上其他的课时，每当科任老师要吴琴彤回答问题时，大家便齐声高喊我的名字，要我帮忙她回答，搞得我非常尴尬，也非常难过。

老师，我恳求您，不要再参与这个恶作剧了，我真的非常、非常苦恼啊！

直话直说，希望老师不要介意。

詹建国 敬上

放下了信，懊悔与难过化成了蚂蚁，小口小口地咬啮着我的心。

我知道同学们都在作弄詹建国和吴琴彤是一对儿，而在初级学院里，十七八岁的学生互生好感，是很平常的事。老师当然不鼓励学生早恋，然而，我个人认为以含蓄的方式开玩笑，是无伤大雅的。有时，同学们响彻课室的笑声也的确能搞活气氛，尤其是在炎热的下午，笑声无异于精神的清凉剂。

詹建国的来信，让我了解了玩笑背后蕴藏

着的真相。不讳言，在这种情况下开这种玩笑，不论是对詹建国或吴琴彤来说，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更甚的是，毫无节制的玩笑也会让无聊的谣言化成无远弗届的雨点，到处洒落。

我与詹建国面谈，一方面表达了我的歉意，另一方面，也承诺我会设法帮忙他解决这个问题。

我找了班上几个具有影响力的学生到会议室去，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为了让他们感同身受，我进行了一项心理测试，我说：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也绝对不想让人知晓的秘密。现在，请你们静心想想，你们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是什么？哦，我不是要你们和大家分享这个秘密，你们在静思之后，依旧可以把这秘密深锁于心中。”

我让他们默想了几分钟之后，便又开口说道：

“如果有人无意中探悉了你内心的这个秘密后，敲锣打鼓，昭告天下，弄得沸沸扬扬，街巷尽知，你感觉如何？”

学生们难以遏制地蹙起双眉，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惊悚、憎恶、害怕等表情。

我继而说道：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事情是无中生有的，别人却刻意以你作为主角，煞有介事地绘声绘影，弄得大家都以为真有其事，你们喜欢那种感觉吗？”

学生们都毫不犹豫地摇头。

接着，我开门见山地请他们终止所有关于詹建国和吴琴彤的恶作剧行为，也请他们把这一层意思转达给班上其他同学。

参与会议的其中一名学生，刻意为其他同学进行辩解：

“大家，呃，大家这样做，其实并没有恶意，只是随便开开玩笑而已！”

“开玩笑？开玩笑指的是用幽默的语言、轻松的方式去逗弄别人，弄得大家欢欢喜喜地

开怀大笑。在现实生活里，适可而止地开一些诙谐的小玩笑，的确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使现场气氛活络起来，但是，如果这些玩笑会伤及他人的感受，那便是恶意的嘲弄了。”顿了顿，我又正色地说：“那些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玩笑，是可以给生活髹上釉彩的，但是，缺乏敏感度的所谓玩笑，却会形成某些人心坎里的阴影，而那就等同于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啊！”

在结束会议前，我再三强调地说：

“记得，记得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学生们都接受了我苦口婆心的劝诫，有关詹建国和吴琴彤那个玩笑，次日便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渐渐地，也就销声匿迹了。

衷心感谢詹建国的坦白，给了我一个自我反省和纠正错误的机会。

现在，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一回，课余之暇，几名老师在办公室里闲谈，刘老师突然提出了一个大家平时都刻意回避的话题：

“如果在教课的当儿，老师憋不住而当着全班放了一个屁，怎么办？”

大部分老师都表示，他们会装作若无其事，继续教课，反正嘛，臭屁不响，不出声也没有人会知道谁是“始作俑者”。如果当众承认，恐怕有损师尊而招来学生的讪笑啊！

唯陈姓老师独排众议，她不疾不徐地说道：

“放屁和打嗝，都是生理的自然反应，虽说难以控制，但却都是失礼的行为。如果因为一时失控而放屁，就应该坦白承认，诚心道歉。记得有一回，我在家里吃了过多的臭豆，无意间释放的气体臭不可当，我立马向学生鞠躬，说道：对不起，老师也是人。”

对不起，老师也是人。

啊啊啊，真是闪烁生光的语言。

是人就会犯错，犯错就得道歉。

为人师表者，应该把“华盛顿精神”贯彻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去。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莲山双林寺



文图·虎威

我和莲山双林寺的情缘最是奇特。学生时代就听闻大巴窑有一座叫双林寺的寺院，也很喜欢双林这个名字。然而，一直到当了建筑师并选择了古迹保留作为专科后，才第一次到那里参观，在负责当时“落架大修”建筑师的带领下，了解正在进行的工程。

有那么巧，往后另外两次的走访，都遇上双林寺某些部分在修建，直到目前还未一睹其整体的面目。

了解几个名称含意

组屋林立的大巴窑从前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名称是福建话“大”和马来文“Paya”变音的合体，意思为大沼泽，所指的应是此地的原貌。后来，定是沼泽被填平了，变作“山芭”，至1960年代在新镇发展计划下，进而成为继女皇镇之后我国第二个卫星镇。

我爱想像在1898年当商人刘金榜献地建寺时，这一带的乡野风貌。会不会有座山，像莲花般开放？会不会有两片林，让寺院深藏其中？关于前者的想象是正确的，但对后者的猜想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双林和佛陀在印度北部拘尸那城外的娑婆双树下涅槃的事迹有关，更有佛学上的寓意。

莲山双林寺是一座禅宗丛林。查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始于唐代，丛林可以理解为很多出家人聚在一起专心修道、遵守清规、融合相处的寺院，也指草木不乱生乱长，比喻法度、规矩。

体验一座寺院恢弘

大巴窑新镇的建设的同时期泛岛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得双林寺不再远离尘嚣。若开车往此寺定要经过组屋阵，甚至像开入其中一个邻里，而高速路上的风驰电掣简直就在寺院旁边不住地喧哗。



然而，当我们抵达双林寺范围时，还是感觉清净。只见前方有一近一远两道牌坊，还有一座巍巍的石塔。右边有半月池，池后有照壁。左面则可见通往寺院三进庭院，位于其中轴线上的山门。是照壁隔开了泛岛高速公路，联同上述元素和无数绿树营造了一个极其清幽的庭园。

按传统坐北朝南的双林寺，除山门外还有三座建筑坐落于中轴线上：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三座建筑前面皆有院落。另有钟楼、鼓楼设于东西两侧，藏经阁置于法堂上方，佛学院、图书室、僧寮、斋堂等立于不同位置。不但设备齐全，在怡人尺度中更有恢弘气势。

细赏几处建筑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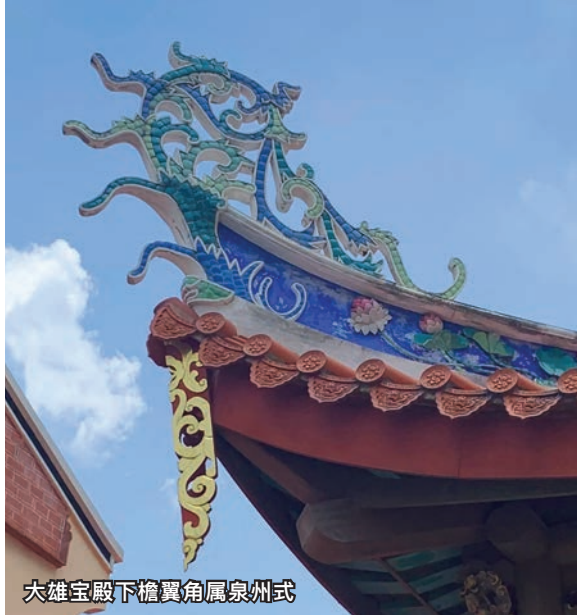
一开始，双林寺便与中国福建关系密切。刘金榜居士祖籍漳州府；开山住持贤慧禅师祖籍泉州府，并且是福州怡山西禅寺的传人。最初兴建的是法堂楼，而当时的工匠及石料都源于福建，仅大部分木料购于南洋。

源自福州、泉州、漳州的式样，在双林寺内都可见到。乍看这三种式样没什么不同，原来差别尽在细微处。最有趣的是在同一座建筑物上可看到属于不同原产地的式样。且以建竣于1907年的大雄宝殿为例：这座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顶的建筑，上檐和下檐由不同匠派建造。简单地说，上檐翼角翘起的弧度较大，是福州式；下檐的较小，是泉州式。两者的差异在旧照片中所见，宝殿的昔日风采采尤其显著。

双林寺大雄宝殿内部另有一亮点，不容错过。造访者只要举头仰望，就会见到三个华丽的藻井：中间的较大，两旁的略小，与其下所供奉的“三世佛”圣像呼应。这三个藻井外框皆呈四角形，层层升高，转为八角形至核心时再变为圆形，在本地建筑中应是绝无仅有。

回忆数段古刹情缘

第一次亲睹藻井是在1995年冬的北京之旅。那是我第一次访京城，对所见的中国古建筑尤其是紫禁城留下极美好的印象，曾为太和殿内与皇帝宝座呼应的藻井赞叹不已。而双林寺大雄宝殿里的藻井，是否来自皇家传统，或与之平行发展？一说藻井源自佛教石窟，有待考证。



在同一段旅程里，我也到郊外的红螺寺参观。那是中国北方佛教发祥地，一座很具规模的丛林。当时，不知道后来会经常到中国出差，甚至常驻。所参观的中国佛寺渐多，包括因一首诗而往的姑苏寒山寺；一段名僧轶事而访的杭州灵隐寺；一则民间传说而走一回的镇江金山寺。这些古寺，都使我有历史、文化、建筑知识上的收获。的确，人在神州大地如不看佛寺，不啻走宝。

双林寺就像上述古寺，犹如一本读了再读仍会有新发现的书籍。可巧每次造访都遇到其不同程度的修缮，对我来说或有小小不足，对它来说肯定是件好事。在这组建筑超过百年的悠长岁月中，有些木构件因蛀蚀而毁坏，有些部分因更新不得法而影响整体和谐，都须改善。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包括钟楼、鼓楼的恢复原貌。期待当有一天果能一览蓬山双林寺整体时，这座丛林古刹将以最佳状态相迎。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为文化艺术书库增砖添瓦



文图·张森林

关于新加坡华语、华语教学及华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领域，历来研究者不乏其人，书籍出版从没中断过。2022年1月，新加坡教育部前中学华文教材组主任、前华文专科视学胡林生撰写的《语言文化和教学实践文集》面世，就是其中之一。此书中多篇文章论及华文教育与文化课题，诚如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院长符传丰博士在序文中所说的：“这是一本跟语言、文化和教学策略有关的理论书籍，可以提高华文老师的认知视野，读了对教学会更有自信。”

此书的文章分为三大类：语言类（12篇）、文化类（17篇）、教学类（11篇）。作者心系语言文化课题，在语言类和文化类的多篇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华族的各种方言犹如社群文化的纽带，牵动着社群文化的积淀，与非物质文化的社群文创活动的存亡息息相关。方言一旦式微，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形同虚设，如许多由方言主导的音乐、舞蹈、地方剧、曲艺和歌剧等，都会因方言的式微而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

胡林生也根据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许多研究资料，把华语和方言之间的关系确立在后者辅助前者的基础上：一、华语和方言之间存在着语音、构词和句法上的关联性和对应关系；二、方言的掌握对华语的学习有着技能转换的助力；三、方言的掌握对母族文化的认知以及对塑造和培养双文化人才，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共通语和母族语文的定位问题》一文中，胡林生重申：“基本生物学告诉我们：要把不同族群塑造成一个全新的新加坡国族，几乎是不能实现的梦想，不止塑造过程漫长，还涉及多个层面，如族群基因和肤色的改变，风



胡林生著《语言文化和教学实践文集》

俗习惯和家庭结构的融合，族群意识和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包容等等，都是塑造新国族的必备条件。可惜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案例。”

作者的耳提面命与

真知灼见往往如醍醐灌顶，发人深省。在《贯彻多元文化和双语政策的迷思和困境》一文中，胡林生认为，面对目前华语的语用实况，很多关心国情的有识之士都表示无力回天。其实，标识文字和翻译怪文只是问题的表象，最大的困境在于：一、如何缓解目前日益扩大的英语化的社会语用板块，强化族群语文的生存空间，以贯彻宪法所保证的新加坡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社会结构特质；二、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策略，提升三大族群的语文使用功能和地位，使得族群语文真正成为保存族群文化的主角。

要挣脱目前的困境，胡林生建议有关当局与民间组织紧密配合，制定下列策略：一、改善母族语言的教学环境，包括提高教师的教学热忱，以及学校为教师提供各种相关的进修课程；二、奖励母族语文的卓越人才；三、重振公共机构和宗乡团体的文化活动，如校际辩论会、演讲比赛、新谣创作等；四、设置族群语

文编译咨询所。

除了《语言文化和教学实践文集》之外，出于华语教学与华语政策研究的实际需要，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出版了不少语言类的文化书籍，包括：周淑逊编《华语注音符号》（1960年代）、谢世涯《简体字应用文论集》（1977年）、梁荣基《语文教学与测试》（1999年）、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年）》（1999年）、周清海编著《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2002年）、谢泽文《教学与测试》（2003年）、谭瑞荣《字形画识字法研究》（2009年，该书是华文识字教学学术专著，字形画识字法被部分新加坡小学采用）、陈之权《大题小做——新加坡华文课程与教学论文集》（2011年）、罗福腾主编《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新进展》（2012年）、罗福腾主编《新加坡华文教材研究新视角》（2012年）、陈志锐主编《现代文学及其教学》（2013年）、寇红《中文应用文写作》（2018年）、诸家主编《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一至十集）等等。这些书籍的出版，显示新加坡仍有不少华文知识分子对母语教育充满厚重情怀。

十余年前，我从一则报载新闻中，得知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一位毕业生因为出版过两本用心书写的乐器研究的书，而被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的一位教授相中，邀请他破格跳两级报读大学的博士学位课程，由这位教授亲自指导撰写博士论文，结果顺利毕业并获得其他大学的教职。这则新闻之所以会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它让我知道艺术文献得之不易。尽管上述两本乐器的书是以英文书写，但那也是弥足珍贵的新加坡文化财富。

2021年9月，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笛子讲师兼任雅马哈音乐学校长笛老师蔡荣生，通过孔院出版著作《认识吹管乐——中国竹笛与西洋长笛纵横谈》。这本书除了倾注作者教授笛子吹奏30年的心得之外，还包含了许多竹笛与长笛之外的知识，可谓是东西交汇、涵盖面广、内容丰富，集音乐学习、实践与鉴赏于一书的艺术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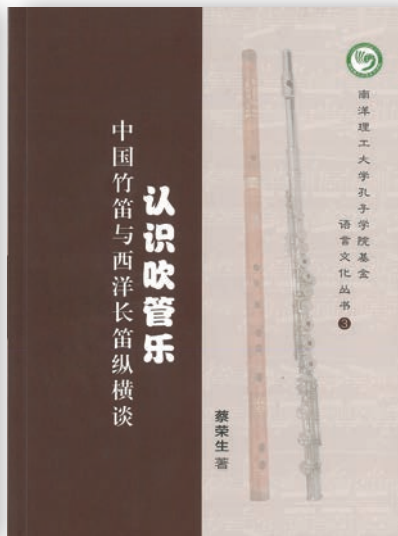
蔡荣生在1970年代师从谭泽江（《视听艺术》杂志主编）学习竹笛，曾获1980年第一届全国音乐比赛公开组笛子冠军，曾任人民协华乐团笛手。他早年毕业于英国威尔斯大学，拥有长笛荣誉学位。由于是学院派出身，他有关管乐的基础知识（种类、共通性、换气、循环呼吸、腹震音、演奏技巧、泛音探讨等）全面，其领域还涉及竹笛与长笛的比较、竹笛与长笛经典乐曲、竹笛与长笛课、竹笛与长笛考级等。通过他的系统书写与介绍，此书对于笛子初学



谭瑞荣著《字形画识字法研究》



罗福腾主编
《新加坡华文教材研究新视角》



蔡荣生著《认识吹管乐——中国竹笛与西洋长笛纵横谈》

者而言，无疑是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音乐书。

此外，曾主办过长笛独奏会的蔡荣生，在笛子吹奏的实践领域所积累的经验相当丰厚，所以，他在此书中也介绍了乐手出路、竹笛与长笛之外的横吹乐器、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即使不是笛子初学者，一般读者也能从中获得一定程度的音乐熏陶。

例如，作者就近代新加坡长笛发展、长笛手的出路、冠病疫情对音乐事业的影响、筹备长笛演奏会的细节、在酒廊演奏长笛等课题，进行了相关的解说。

此书也适合笛子老师阅读。作者在书中陈述了若干学生个案，他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老师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对症下药，给予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对待患有自闭症的学生，作者认为需有不同于应对一般学生的对策，老师若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又缺乏耐心教导的话，会很容易引起双方的误会。

在笛子演奏家的鉴赏方面，作者介绍了中国著名笛子手刘森、陆春龄，旅居英国的世界音乐祭少有的竹笛演奏家郭跃。作者所称誉的西方乐手包括爱尔兰的长笛家詹姆斯·高尔威、法国名闻遐迩的长笛大师詹皮尔·朗帕尔和长笛家马萧·莫伊斯、美国优秀女长笛演奏家珀乐·罗碧森。

乐曲鉴赏方面，作者所介绍的经典竹笛曲目是《鹧鸪飞》《牧民新歌》《帕米尔的春天》《姑苏行》和《五哥放羊》，经典长笛乐曲是莫扎特《G大调长笛协奏曲》、易贝尔《长笛协奏曲》、罗德里哥《田园协奏曲》、普朗《长笛奏鸣曲》和纱米娜《长笛小协奏曲》。

作者所科普的音乐知识包括其他横吹乐器的介绍，如：竹笛的近亲巴乌与口笛、南北派印度笛子、中国与越南笛子的相似之处、日本的横笛与尺八、印尼传统笛子、波斯湾地区的中东笛子、爱尔兰长笛等。

众所周知，音乐具有身心灵的疗愈功能，但是，如果所掌握的学习方法不当，可能给学习者带来伤害。蔡荣生在此书中指出，通常吹奏尖锐的梆笛或西洋高音笛，如果长年累月不注意的话，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学员首先会

开始耳鸣，渐渐地会患有重听的现象，最后则不幸地完全丧失听力。长期吹奏喇叭会因气压引起头痛问题，吹长笛如果呼出的气过多的话，会引起不适，那是二氧化碳不足造成身体的不平衡，而不是吸入的氧气不够。

理论与实战经验俱佳的蔡荣生在此书的《导论》中，衷心希望东西方吹管乐——尤其是竹笛与长笛，能有一个美好的桥梁互相衔接。他尤其盼望学员能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习终极目的不光是为了应付音乐考试，更是为了能发掘宝贵的学习乐趣，以便终身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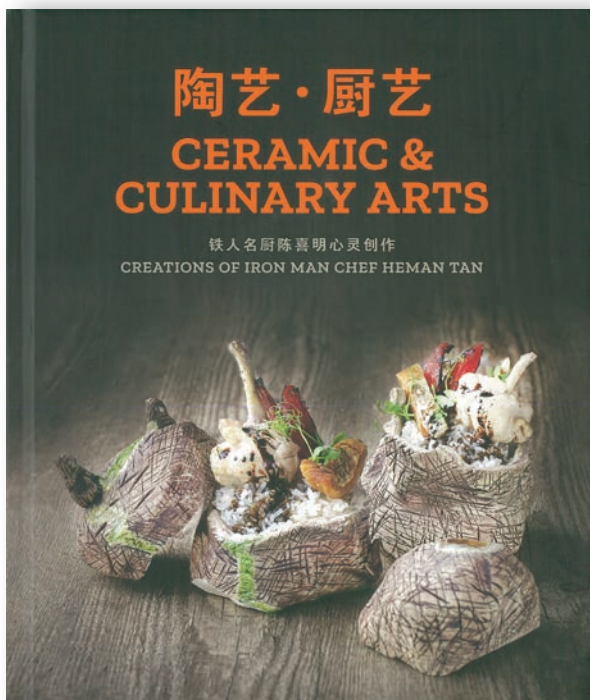
这本兼收并蓄竹笛与长笛之长的音乐书，行文浅白易懂，实用性高，在同类书籍中属于凤毛麟角，除了适合学习者及其家长阅读，教导者及业内人士作为观摩参照之外，音乐门外汉也能视之为纯粹鉴赏音乐的书，让自己从阅读中获得知识点与愉悦感。

从《认识吹管乐》这本书，我联想起2019年8月出版、退休报人林凤英执编的双语版艺术文献《陶艺·厨艺：铁人名厨陈喜明心灵创作》（Ceramic & Culinary Arts: Creation of Iron Man Chef Heman T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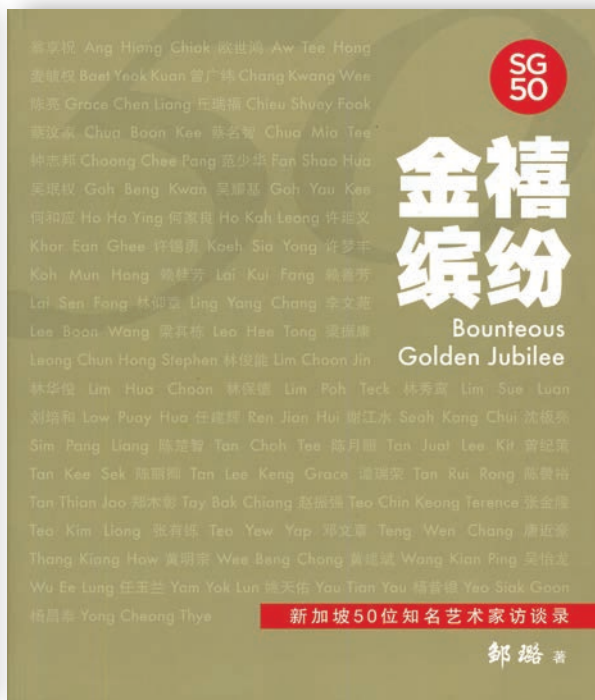
《陶艺·厨艺》是一本图文并茂，糅合类传记与工具书特点的书，展现陈喜明多年来在陶瓷工艺和烹饪艺术上的心血结晶，同时阐述他的创作心路历程。书的前半部以多才多艺的铁人名厨陈喜明所写的文章《陶艺良师教诲，影响一生永难忘》开始，之后展列他所创作的一系列陶艺作品，包括系列“淘气”茶壶、塑像艺术、烟管、裂纹艺术、玛瑙纹饰、碗系列、盘系列、与家人一起制作的“陶泥凝聚亲情”系列。

书的后半部以林凤英采访陈喜明的访谈录《跌跌撞撞坎坷厨艺路，叛逆少年转身成名厨》开始，之后展示一系列他研发出来的高端菜肴食谱，例如前菜与汤类的“茶碗蒸伴蒸奶蛋”和“缤纷鲜果鱼生”，家禽与肉类的“蒸烤小猪排”和“烤炖牛肉双味”，海鲜类的“镬烤龙虾伴南瓜奶油”和“香煎味噌金目鲈”等。

2022年5月中旬，陈喜明另一本展示其精湛厨艺与细致陶艺的双语著作Cooking Under



陈喜明著《陶艺·厨艺》



邹璐著《金禧缤纷：新加坡50位知名艺术家访谈录》

Soft Pressure（《轻压下的烹饪》）出版。此书与《陶艺·厨艺》中浑然天成的陶艺和精致美食的厨艺的展示，可让大部分读者叹为观止；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艺术创作，应该不遑多让。这两本书的出版，向世人昭告“新加坡不是文化沙漠”的事实；新加坡除了有令人引以为荣的民间小贩文化之外，我们所拥有的珍馐美馔厨艺，也是令人引以为豪的。

配合建国50周年，2016年6月，新加坡美术总会出版邹璐撰写的《金禧缤纷：新加坡50位知名艺术家访谈录》。此书的访谈对象包括画家翁享祝、蔡名智、谭瑞荣、多元艺术家欧世鸿、雕塑家麦毓权、书法家曾广纬、书画家张有铄、指画家吴怡龙等50位艺术家。

这是一本重要的艺术类文献，时任美术总会执委麦毓权评价道：“邹璐所撰写的访谈录，所写的主要就是艺术家们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的生活。这为理解艺术家的作品和艺术特色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背景。”（方石煜《新移民写人撰写50位本地艺术家访谈录》，2016年5月30日《联合早报》）

1996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支持出版、兼

收录艺术评论和画家访谈录的陈瑞献绘画专辑《陈瑞献在罗马尼亚》（Tan Swie Hian in Romania）面世；2002年，新加坡艺术出版社出版谭瑞荣、傅扬绘画作品专集《色相集》；2014年，知名画家邓汝能的水墨画册《墨默境静》（Silence）面世。这些以双语呈现的艺术文献，完美展现了新加坡作为东西文化荟萃之都的艺术积淀。

在艺术评论领域中，1990年，新加坡南安会馆出版丘柳漫的艺术评论集《裸华为严饰——陈瑞献研究》；2001年，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指画家陈清业博士的《文化艺术言论集》；音乐家郭永秀在2002年出版的《余韵：郭永秀音乐评论集》，受到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和新加坡华乐协会的一致推荐；2006年，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蔡宝龙艺术文集《五色流光：新马艺术家书写》。这些艺术评论书籍，也都在某种层面上为新加坡艺术文库增砖添瓦。

期盼这些文化艺术积淀与增砖添瓦的工程继续进行下去，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作者为本地作家）

不忘
初心

韦西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父辈的故事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蒋桂”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祖籍广西岑溪的黄家四兄弟（堂兄弟）不得不谋划着离开“山高而小，水注于川”的故土，他们把已出世的子女留给父母照应，然后携同妻子经香港前往马来亚讨生活。

四兄弟按排行大小分别取名东南西北，同为黄家血脉的他们自小即不分彼此，同患难共进退，跟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没什么两样。

行至香港，他们才发现所备盘缠仅仅足够买六张船票。年纪最轻的黄北夫妻自愿暂留香港，东南西三对兄嫂则按原定计划南下，他们决定抵达马来亚之后尽快赚钱寄给黄北夫妻。但登陆之后，他们才发现现实跟理想有着天壤之别——除了出苦力割树胶，他们别无选择。割树胶辛苦异常且收入微薄，自己的肚子尚且无法填饱，加上后来各家相继添丁添口，常常入不敷出，哪里还有能力寄钱回去？再后来，抗战爆发，日寇长驱南下，战火自东三省燃到马来半岛，黄北夫妻也就打消了前往马来亚的念头，安心在香港新界务起农来。

东南西三家大小挨过最为艰苦的日子之后，则长长久久留在了马来半岛。

模糊的童年记忆

出生于1935年9月15日的蔡辉是黄西夫妻的长子，也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蔡辉有个年长他好几岁的姐姐，父母当年南下打拼之时，她被留在了岑溪，由祖父母代为照顾。这个姐姐后来成为别人家的童养媳，但尚未成年即因病离世，蔡辉连见胞姐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他这个父母所生的二胎也就成了家里的老大，而他成长的环境跟姐姐相比实在也好不到哪里去。

满月之后的第二天，蔡辉就被母亲绑在背上，跟着父亲在胶林里领受蚊虫的叮咬。他的眼前总是一片阴暗，朦朦胧胧。胶林、椰林，椰林、胶林，从南马到北马，再从北马到南马，在母亲背上摇摇晃晃的他从来不敢睁大眼，因为他

怕看到父亲那愁苦的面容，即使父亲偶尔不经意间投过来的眼神，也常常令他不寒而栗。不敢正面看父亲的他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叫了声爸爸。童年的蔡辉虽然总是跟随在父亲身后，但却跟他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幸好母亲韦珍头脑里装了很多民间故事，听母亲讲故事成了蔡辉童年唯一的乐趣。

八岁那年，本该蹦蹦跳跳上学读书的他则完全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为了免受日本侵略者的残害，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大小躲进了一片原始森林。

数着日子捱过了三年又八个月之后，蔡辉已经长成一个11岁的大儿童。一回到黄水村，他就踏进了村民们自己搭建的临时小学，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不曾料想的是，这段“没有童年”的岁月，日后倒成为他笔下颇为凄美的篇章。而他的父亲，那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也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

中小学教育

虽然父亲一直为养家糊口劳碌奔波，但他并未因此而忽视儿女的教育，除了蔡辉，他的其他孩子（蔡辉的四个妹妹及弟弟）也都先后步入了学堂。

在临时小学读了半年之后，村民们自筹资金修建了一所正规小学——平乐小学，小学一至四年级，蔡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五年级时，成为小园主的父亲为了让喜爱读书的蔡辉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转去位于金保的中华小学，金保距离怡保23里地，蔡辉只好寄宿在学校，这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用于读书学习。

小学毕业后，蔡辉进入同样位于金保的培元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教华文的林宏才老师。林老师学识渊博，文笔、口才俱佳，令他十分佩服。还有一位华文老师吴老师及文怀朗老师，后者是一位作家，他们都深受蔡辉的敬重和爱戴。在这几位老师的影响下，蔡辉的课余时间几乎都耗在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各类华文课外书。此时的他接触到了著名作家徐訏的诗歌，并开始尝试诗歌创作，这一时期，他的诗作多是整齐的十四行或十六行。

1954年，就读初中二年级的蔡辉开始以韦西、瑞琛、新辉、声蜚、黄锋、琛辉、沙夏、

灰戈等为笔名，在当时的《星洲日报》“青年园地”、《南方晚报》“绿洲”、《南洋商报》“文风”及“南洋公园”等栏目发表诗歌。这些诗作后来都收录在《韦西诗文集》里。

拿到第一笔稿费后，他给自己买了一本徐速的小说《星星、月亮、太阳》，后来又买了巴金的《家》《春》《秋》及《寒夜》等名著。

上高中后，他读到了艾青的诗作，创作风格上也有了一些改变。

高中毕业那年，蔡辉开始尝试写小说，他最早发表的小说《毕业了》和《侥幸》后来都收录于《韦西短篇小说选》里。

基于对华文的偏爱，拿到高中毕业证的韦西毅然报考南洋大学中文系，并成功被录取。

求学狮城

1959年，蔡辉南下狮城，踏入南洋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天之骄子。

进入大学后，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用功读书。除了认真上课，他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研读中外名著。

此时的蔡辉迷上了短篇小说巨匠契科夫，他潜心研读了契科夫几乎所有的作品，并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他的笔名也开始固定下来——韦西，母亲的姓加上父亲的名，标志着他本人及其作品渐趋成熟。

在大量研读契科夫作品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人，那就是高他两届，后来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黄孟文，因为他在所借阅的每一本书后面的借阅记录里都看到了“黄孟文”三个字。后来他参加了中文系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并结识了黄孟文本人，两位黄姓同好很快便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1970年代，当黄孟文筹建写作人协会之时，韦西也就成为了首批支持者之一。

大二那年的学校假期，韦西跟同学一起去泰国游玩，此次的泰国之旅，他跟同班同学谢一华互生爱意，四年之后，一华成为了他的另一半。

大三的时候，大作家徐訏自香港来南大任教，韦西跟一帮同学去机场接他，那种兴奋莫名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1963年，韦西获取南洋大学文学学士。为了能顺利留在本地，他进入新加坡大学继续深造，两年后获取文学荣誉学位。

1965年，韦西被分配到德新中学任教，也就在这一年，他跟谢一华结为连理。成家、立业两件大事同步完成。

踏入文坛

在德新中学任教的两年时间里，韦西有幸跟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周祭、苗芒及蔡欣成为同事，尤其周祭和苗芒，他们课余所谈话题总也离不开文学创作。后来周祭主编《新社文艺》，经他多方鼓励，韦西开始动笔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同时积极参与了好几个文学社团的活动。

1968年，韦西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割爱》由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

一年后，韦西获美国东西文化中心奖学金，前往夏威夷大学研读华文教学法，两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

1971年，学成归来的韦西出任教育部华文第二语文专科视学官，负责编制全国英校华文教师教材与教学法。这一时期的韦西除了继续创作短篇小说之外，他也着手撰写现代华语教学论著。短篇小说《他的五房式组屋》《回家，越快越好》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70年代初，韦西加入写作人协会并担任秘书一职，在写作人协会更名为作家协会后离开。1975年，文艺协会成立，不久之后，韦西即成为该协会的骨干力量，曾任秘书及副会长一职。

1977年，在教育出版社的资助下，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出版了一套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及评论的丛书（共十二本），韦西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为了爱，要恨》即名列其中。第二年，他的论文集《现代华语教学论丛书》出版，该书收录了他多篇发表于《中教学报》的有关华文教学的论文。一年后，他所著儿童故事《时代精华丛书》面世。

1979年，韦西离开教育部出任华义中学校长，同时担任由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编写、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华文教材》的编辑顾问。他工余时间几乎全都用于审阅教材初稿上，直到1993年正式退休后才又开始文学创作。

退而不休

离开工作岗位的韦西并没有闲下来，他被聘为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教育顾问及国立教育



韦西部分作品

学院兼职讲师。发挥余热的同时，他重新提起了笔，试图开始新一轮的文学创作。

但由于视力下降，其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内容包括短篇小说《认命》《拖着影子回家》及微型小说《口德》《拐杖》《补习老师》《失望》《掘井人与修井人》等。

2003年，《韦西短篇小说选》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他几乎所有的短篇小说（包括五篇微型小说）都收录其中。

2013年，《韦西诗文集》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及华文教学论文等。

除了文学创作，退休后的韦西还曾主编过六期《新加坡文艺》季刊（1999至2000年）、

五部小学及中学生征文比赛作品集（2002年至2005年）。此外，他还曾主编过几期《源》杂志。

2006年，韦西荣获“亚细安文学奖”。

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体力大不如前，加上老年黄斑病变，他的视力严重衰退，虽然总想提笔为文，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如今，耄耋之年的韦西常常手持儿子为他买的电子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华文报刊的“大”标题……

很多很多时候，过往的一切在他的眼前忽而清晰忽而朦胧，令他感慨万端，但他热爱华文文学的初心，自始至终从未有过任何改变。



韦西全家福

后记

偶然间自林锦处得知韦西跟他有过三段师生之谊，后来又从寒川及白荷那里一再听到韦西之大名。

“当了多年中学校长，如今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86岁的老人家了，再不采访恐怕来不及了。”

于是托不久之前刚刚拜访过他的寒川帮忙联系，过程异常顺利。今年年初（2022年），当我准时出现在植物园附近他家宅院门前时，大门早已打开，而他也已迎候于堂前。虽然自始至终都无法看清我的面容，但我的姓名他记得清清楚楚。人家说视觉弱的人听觉灵敏，我想补充的是，视力不好的人头脑特别好使。

老校长、老作家，令人肃然起敬的双重身份。但他其实就一温润如玉的长者，只是

采访完毕给他拍照之时，他脸上的表情及肢体语言让我看到了老校长的威严庄重，还有老作家的儒雅大方。

他的三个儿女皆学有所成：长女跟他一样做了多年中学校长，幼女是一位美容医生（四年前在巴厘岛潜水之时不幸意外离世），儿子早年获国防部奖学金负笈英伦（伦敦大学学院），学成归来成为国之栋梁。

采访当日得知，韦西的长女提早退休后随夫婿赴加拿大探亲已有一段时日（归途中），儿子则因工作原因携眷属暂居伦敦，偌大的屋子里也就老两口及一名女佣。这位曾经叱咤教育界及文坛的老将，其晚景跟普通老人家并无太大不同，但我分明感受到了他心中的那份平和与宁静。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夜里

文·张彦娇

本想趁着世界还睡着
悄悄地哭泣
奈何窗帘的缝隙有月光

林高评语:

意境甚佳。三行短诗也可以很有余味。第二句是全诗的中心。因为有欲泣而不能成声的尴尬，“夜里”、“世界睡着”、“月光”这三个意象便有言外之意引人去揣摩。到底更深夜静的时候有什么要对自己倾诉？

眼神

文·施帆

沉默着
承受着
无端的敌意

那些人嫉妒
她清亮的眼眸
那些人都给倒映进去了

那些人恼怒
她平静的眼神
那些人伤及自己

林高评语:

“清亮的眼眸”和“平静的眼神”暗示她的素养和心境。在“那些人”眼里却看不顺眼，必须加以攻击。不是“清亮”与“平静”变得复杂了，而是人际变得复杂。如果“眼睛”是一面镜子，那么，它不仅可以自照，也可以“照人”。



挽留

文·黄佩妮

风吹过
白云交会
蓝天开阔而且美丽

落蒙蒙细雨
青翠的土壤
缓缓发酵
路旁的野花
细细向上伸展
大地只是静静
不舍得阳光离去

林高评语:

此诗对于情绪的拿捏十分蕴蓄，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灵魂。借景叙事，作者想表达一次印象深刻的邂逅吗？第一节“相遇”是因缘凑合，很美。第二节“离开”是主观因素改变了吗？细雨、青翠、野花、大地、阳光都另有所指，细细琢磨都是很有意味的。结局如何？没说。对于“邂逅”显然还是珍惜的，而且对“野花”没有生怨愤。



风中透过的光

王模平油画个展侧记

文图·赵宏

5月4日，歌尚画廊藉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Pan Pacific Singapore）展览空间，为本地油画家王模平举办名为《风·光》的个人展览，合计展出29幅作品。

王模平1957年出生于中国湖北武汉，1983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后在该院任油画系副教授，2001年移居新加坡，职业画家，新加坡协会会员。

王模平的艺术之路发端于严谨的学院派美术训练。湖北美院在中国美术专业教育版图中位置独特，他的老师尚扬曾获得第七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终身成就奖，在当今中国油画界堪执牛耳；他的同乡兼学弟曾梵志，是目前在世的华人艺术家中作品拍卖价格最高的。王模平是一个有抱负、有志向的画家，这些压力对他来说无疑是决定性的。然而，神奇的命运却安排他在盛年

之际远离号角高昂的美术战场，来到花香鸟语、混沌长夏的新加坡。日复一日，南洋的温情，南洋的暖风，南洋的四野碧波与草木葱翠终于软化了他的艺术雄心，也开启了明媚的变调和弦。

王模平说，“灿烂阳光下大自然的美妙色彩及风中晃动的光影尤其让我迷恋，也成了我在作品中一直想表达的东西”，“在不断的实践摸索后，风中光与色的交响曲最终成了我的一种独特绘画语言”^[1]。

印象主义是近现代美术专业的普遍认识，但王模平最终却放弃了印象派所特别追逐的光影和时间表象变化。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抽离三维世界的企图，当其他艺术家还在追求焦点透视的光影视距或超写实主义令人发狂的细节表现的时候，王模平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降维表达，向二维半或二维平面世界退却，有意识地追求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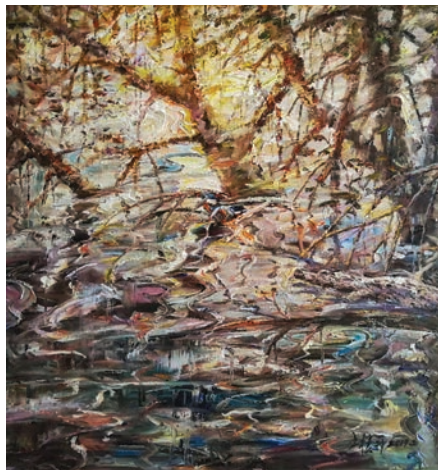
《自在》布面油画 105X75cm (2021)



《冰鲜虾》布面油画 90X140cm (2020)



《秋在水中》布面油画
100X100cm (2021)



《双溪布洛》布面油画 70X77cm (2019)

东方的、有着古老的哲学和禅学传统的平面体验：他刻意模糊空间维度的真实概念，消减焦点和透视造成的视觉带入感，也不再顾及光线的由来和方向，根据自己的情感发展，随意在绘画主体上添加光感。这是一种完全自我的、主观的艺术观察和表现，极大地修正了观众的参与意识，把观众的视野和内心感受从可能逃离作品之外的任何角度拉回作品本身，让画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观众的导引和驾驭。

“一幅好的绘画作品，一定包含着画家真实的自我，是自然的流露”^[2]。王模平细腻地体会到了热带的风与风动之下形成的新的光影关系。“这些时空交错的符号对应着所谓“碎片式的信息和感受”，并置在平面化的空间里，显得庞杂、怪诞又井井有条”，“真正回到了绘画性，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能够表达复杂感受与

悖谬经验的视觉语言”^[3]。

尚扬说过，“我一直努力赋予这种思考以独特的表达，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存在的理由”^[4]，以此来衡量王模平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着力表现的正是他观念中的客体。从绘画表现来看，他的作品是当代图像语言对传统油画结构方式和表现目标的创新性颠覆，同时也蕴藏了某些超现实主义元素。

展出作品多数都是强调这种特殊的光影变化，为了凸显线条的流动性，王模平甚至引入了中国书法中狂草的运笔取势和延展技巧。纵观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创作于2020年的一幅《冰鲜虾》，代表了王模平的当代油画思维和技术表达境界：画面中是与大量工业化定制的小粒冰块混埋在一起的海鲜海虾，海虾若隐若现，冰块此起彼伏。大概是天气炎热的缘故，有些冰块已经融化，水滴折射着日光，但这种光似乎不是发自一个源头和方向，杂乱、随意。海虾是新鲜的，在大量的、纯正的灰度色调之外，偶尔闪烁着略带黄色的

光泽，就连海虾身体里已经凝固的蓝色血液也隐约可见。每一只海虾与冰块一样，闪烁着完全自我的光泽，无序、混乱、拥挤地排列着，毫无头绪，毫无道理，但一望而去却是那么真实、自然、合理。面对这样一堆杂乱无章、乱作一团的色彩和光点，退后一步，再退后一步，在某一个瞬间，观众的眼前似乎就会跳跃起无数鲜活的、在晶莹的冰块中翻动的海虾，鲜活、明亮、纯净……

注释：

[1] 王模平《王模平油画集》，2015。

[2] 同注[1]。

[3] 卓克艺术网《尚扬——画风景，画的不仅仅是风景》，2018。

[4] 同注[3]。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酒曲回肠 (组诗)

作者·蔡家樑

你是我的传说

对你的感觉

可以说是祖祖父母留下来的传说

那时候舢舨还在很有味道的新加坡河上

搬运着苦力和猪仔的未来

阿公清末的脚步就停住在皇家山下

经营起酒的温度

阿公独到的眼光有长远的商机

后来Pub和Bar就纷纷云集

可惜错对光阴

偏偏时差了一个世纪

打造一间酒铺单挑了方圆三公里

包容了青桥^[1]和柴船头^[2]的08^[3]仔

暗牌^[4]以及夜夜风干鹅標汗衫的老阿兄^[5]

不管五加皮还是女儿红

一杯杯的小酌

陈酿了八个儿子和五个女儿

出自三个老婆

承上启下

我伯伯

长大后在夜里扮武松

在金山岭^[6]忙着打老虎^[7]

我叔叔

和约翰^[8]幽会在西月下

一直漫步到五丛树脚^[9]

我爸爸

偏偏在家里豢养

一头头狼犬

红红的舌头总是在垂涎

说代代 也有相传

我在一年四季里

不管葡萄花有没有盛开

就偏偏钟爱

秋天的形彩

在克拉码头阿公的旧址

慢慢斟酌西方的文化东方的历史

漫饮一杯祖辈留下来的南洋故事

形形色色色色形形

泛红深深的情影

你是我的爱情

你是我的最初

如果 前菜是散文
主食是小说
酩酊的你
是诗

你嫣红的风采
搔抚出香唇的秀色
你斑斓的泪痕
摆渡着年轮的风韵

剔透上
潋滟修养历练的沉淀
生涩中
升华深度品味的内涵
馥郁里
蕴涌流离舌尖的挑衅

你舞着姿彩
哪管宇宙还是洪荒
生命惊动沉湎
碰击出澎湃的**摇曳**
溅出荡气的**字与13**^[10]

混沌初开的轻探
我禁不住
把
你
吻
上

你是我的世界^[11]

我说 那一季的相逢
天空来不及被枫染红
就开始饮醉月的香醇

古色彩如你 荡漾芬芳
牢牢守候住脚步
规划地域蕴藏的悠悠浓郁
话回肠的历史和陈年的管制
有名有份
说出生地 还讲年度

深深浅浅溶入涩涩甜甜的嘴唇
扑鼻的浓醇解构堡垒的丰富
以舌尖曼舞繁复化的元素
以味蕾流溢天鹅绒的滑顺
以眼睛浏览北半球的气候
托斯卡尼^[12] 还是勃艮第^[13]
酝酿魂牵梦萦
旧爱
世界那一隅

注释：

- [1] 位于克拉玛头的李德桥 (Read Bridge) 有一个昵称Green Bridge.
- [2] 柴船头：昔日的地名，指合乐路 (Havelock Rd)、麦可新路 (Magazine Rd)、马真路 (Merchant Rd) 和余东璇路 (Eu Tong Sen Street) 一带。
- [3] 在1950与1960年代的新加坡，私会党主要有“24和08”两大派系。
- [4] 暗牌：潮州话，昔日用语，指便衣警察，也就是警探或探员。
- [5] 老阿兄：潮州话，昔日用语，指码头的搬运苦力。
- [6] 金山岭：金山岭咖啡店集团，新加坡的连锁咖啡店。
- [7] 新加坡有虎牌啤酒。
- [8] 苏格兰有Johnnie Walker Whiskey.
- [9] 五丛树脚：昔日的称呼，指康宁通道和周边地区，包括大草场及伊丽莎道在内。
- [10] 行的草书体。
- [11] 红酒分为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酒产国，旧世界一般在北半球，而南半球多属于新世界。
- [12] 托斯卡尼：Tuscany，意大利一个地域，著名的酿酒地区。
- [13] 勃艮第：Burgundy，法国中部，一个最顶级的红葡萄酒产区，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古堡令人神往。

(202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2)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2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独家专业 设计排版印刷
高品质 低价格 量身定制



设计、分色、排版、印刷、包装、打印
Graphic Design | Colour Separation |
Digital Prints | Large Format Prints | Packaging

拥有18年专业的出版印刷行业的丰富经验，
多彩传媒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量身定制的设计、
排版、分色和印刷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品质好，
速度快，服务一流！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65)6296 7228 Fax: (65)6296 7585
Hp: 9683 3268
Email: chromatic@singnet.com.sg





新加坡唯一的
华文文化
双月刊
《源》

敬请
期待

将于第三季
推出电子版